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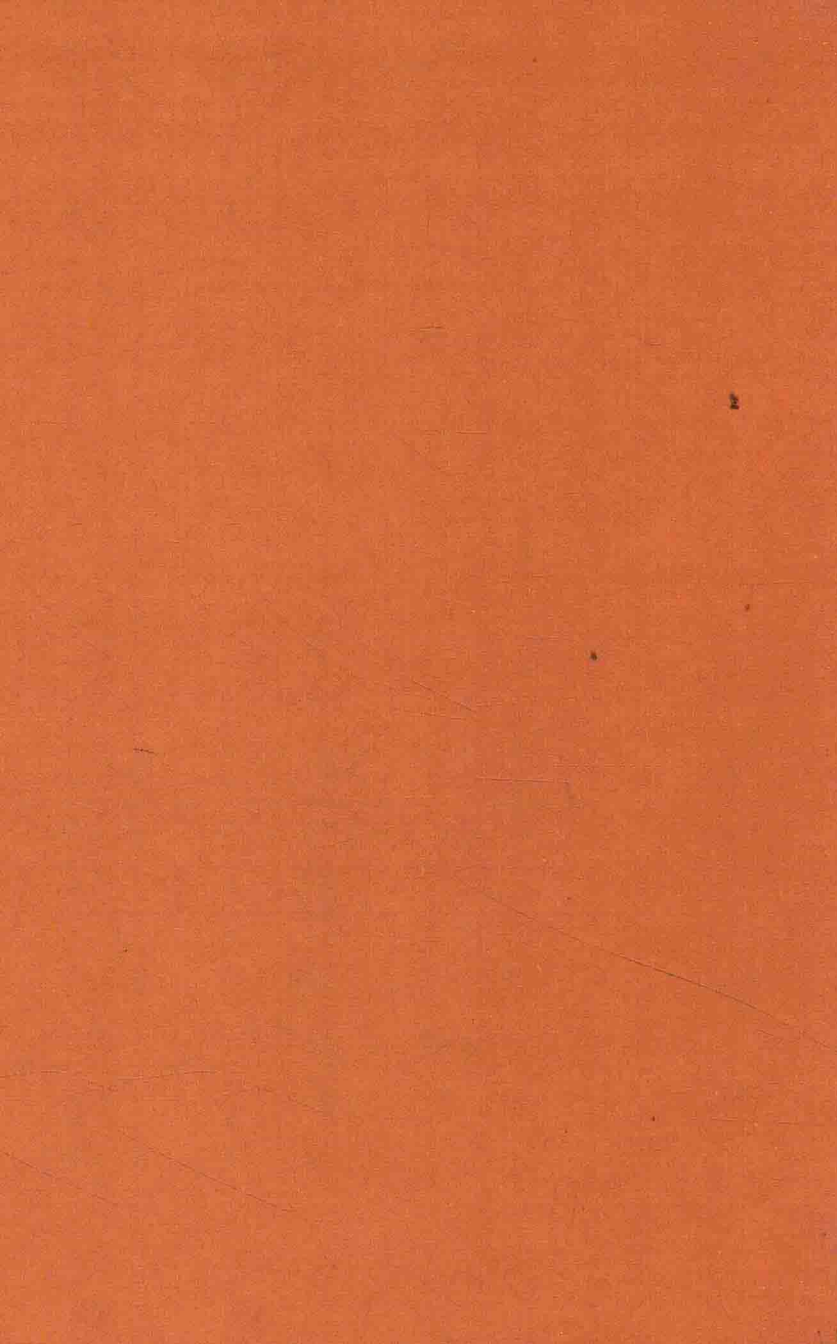
教育部審定

中等學校國文課本

國文讀本

第二冊

宏文圖書社印行



教育部審定

中等學校國文課本

國文讀本

第二冊

宏文圖書社印行

國文讀本第二册詳目

次學年用

乙集一 清文

都三十一首一萬四千四百九十五言預計五十二小時授畢

教蠶 唐甄 470 2

區田說 孫宅揆 630 2

說糞 張海珊 286 1

書棚民事 梅會亮 361 1

陶說序 裘日修 272 1

昏說 夏之蓉 530 2

儉說 韋協夢 367 1

族譜論 沈欽韓 1134 3

訛言 惠士奇 734 2

一壺先生傳 戴名世 383 1

左忠毅公逸事 方苞 482 2

高陽孫文正公逸事 同上 287 2

登泰山記 姚鼐 448 2

記任昭才 阮元 345 1

搖全哥傳 錢儀吉 577 2

先母鄒孺人靈表 汪中 544 2

與朱武曹書 同上 292 1

釋三九上 同上 386 2

釋三九中 同上 426 2

釋三九下 同上 253 1

和州志輿地圖序例 首章學誠 575 2

易義別錄序 張惠言 631 2

十三經斷句序 李兆洛 550 2

姚石甫文集序 同上 396 2

致沈小宛書 包世臣 307 1

李子法經序 孫星衍 575 2

說刻石 龔自珍 294 1

海曙樓銘 魏源 203 1

君山月夜泛舟記 吳敏樹 502 2

湖口縣楚軍水師昭忠祠記 曾國藩 640 2

深州風土記流寓篇 吳汝綸 625 2

乙集二 宋元明文 都一十五首八千一百六十四言預計二十七小時授畢

慶歷兵錄序 宋祁 663 2

釋迂 司馬光 280 1

西銘 張載 254 1

瀧岡阡表 歐陽修 1129 4

志林 魯隱 蘇軾 536 2

答韶州張殿丞書 王安石 535 2

越州趙公救菑記 曾鞏 797 2

六書故序 戴侗 306 1

畫原 宋濂 700 2

遠西奇器圖說錄最序 795 2

核舟記 魏學洵 512 2

陶節婦傳 歸有光 495 2

錢烈女墓誌銘 王猷定 581 2

方音 顧炎武 378 1

與葉訥菴書 全上 203 1

乙集三 唐文 都一十九首九千六百四十四言預計三十四小時授畢

惡圓 元結 273 1

張中丞傳後叙 韓愈 1141 3

畫記 全上 674 2

貞曜先生墓誌銘 全上 525 2

送鄭尚書序 全上 583 2

祭河南張員外文 全上 607 3

天論 上篇 劉禹錫 751 3

天說 柳宗元 542 2

封建論 同上 1674 5

始得西山宴遊記 同上 309 1

鉛鋤潭記 同上 170 1

鉛鋤潭西小丘記 同上 340 1

至小丘西小石潭記 同上 193 1

袁家渴記 同上 267 1

石渠記 同上 225 1

石澗記 同上 195 1

高愍女碑 李翱 377 1

讀開元雜報 孫樵 485 2

論徵稅疏 陸贄 313 1

別錄上之一 今體詩 都六十六首三千三百二十言預計一十九小時授畢

涼州詞 王之渙 從軍行 出塞 王昌齡 終南別業 王維 208 1

使至塞上 觀獵 送秘書晁監還日本 出塞作 王維 236 1

晚泊潯陽望廬山 孟浩然 夜泊牛渚懷古 李白 早發白帝城 李白

登兗州城樓 登岳陽樓 杜甫 188 1

秦州雜詩 錄一 送翰林張司馬南海勒碑 不見 春望

旅夜書懷 杜甫 200 1

秋興八首 同上 448 2

閣夜 登樓 聞官軍收河南河北 同上 168 1

詠懷古跡五首 同上 336 2

諸將五首 蜀相廟 同上 336 2

送李中丞之襄州 劉長卿 塞下曲 盧綸 夜聞箏中彈瀟湘送神

曲感舊 寄殷協律 白居易 212 1

石頭城 劉禹錫 江南春 泊秦淮 杜牧 夜飲 籌筆驛 李商隱 180 1

送人東遊 商山早行 過陳琳墓 溫庭筠 136 1

有美堂暴雨：次韻穆父尙書侍祠郊邱瞻望天光退而相慶

引滿醉吟 蘇賦 夏日夢伯兄寄江南 黃庭堅 168 1

元明題哥羅驛竹枝詞：題落星寺 黃庭堅 書憤 陸游 168 1

岐陽三首 元好問 168 1

秋柳四首 王士禛 224 2

別錄 下之一 詞 都二十首一千六百五十八言預計八小時授畢

菩薩蠻：憶秦娥 李白 漁歌子 張志和 浣溪紗 南唐中主 159 1

浪淘沙：虞美人 南唐後主 漁家傲 范仲淹 172 1

桂枝香 王安石 八聲甘州 柳永 198 1

念奴嬌 蘇賦 踏莎行 秦觀 青玉案 賀鑄 222 1

摸魚兒：賀新郎：永遇樂 辛棄疾 揚州慢 姜夔 500 2

暗香 疏影 齊天樂 姜夔 聲聲慢 李清照 407 2

文詩詞都一百五十五首三萬七千二百八十一言合計一百四
十小時授畢平均每小時約授二百六十餘言

如遇時數不足則去詞不授再不足又去詩文題下著點之篇不
授

國文課本

讀本第二冊

目錄

國文課本

讀本第二冊

乙集一

清文

都三十一首

唐甄教蠶○

吳絲衣天下。聚于雙林。吳越閩番。至于海島。皆來市焉。五月載銀而
至。委積如瓦礫。吳南諸鄉。歲有百十萬之益。是以雖賦重困窮。民未
至于空虛。室廬舟楫之繁。庶勝于他所。此蠶之厚利也。四月務蠶。無
男女老幼。萃力靡他。無稅無荒。以三旬之勞。無農四時之久。而半其
利。此蠶之可貴也。夫蠶桑之地。北不逾淞。南不逾浙。西不逾湖。東不
至海。不過方千里外。此則所居爲鄰。相隔一畔。而無桑矣。其無桑之
方。人以爲不宜桑也。今楚蜀河東及所不知之方。亦多有之。何萬里
同之。而一畔異宜乎。桑如五穀。無土不宜。一畔之間。目覩其利。而弗

效焉甚矣。民之惰也。三代以下。廢海內無窮之利。使民不得厚其生。乃患民貧。生財無術。是猶家有寶藏。而不知發。而汲汲。腊腌果蔬。之是鬻也。盍亦謀諸此。與吾欲使桑徧海內。有禾之土。必有桑焉。然亦匪易也。蓋安之久者難創。習之慣者難作。約法而民不信。施教而民不從。則樹植亦不可就。古者田有官。是故棄爲稷官。其後教民田者。謂之田畯。田既有之。桑亦宜然。其在于今。當責之守令。於務蠶之鄉。擇人爲師。教民飼繅之法。而厚其廩給。其移桑有遠。莫能致者。則待數年之後。漸近而分之。而守令則省騎時行。履其地。察其葉之盛衰。入其室。視其蠶之美惡。而終較其絲之多寡。多者獎之。寡者戒之。廢者懲之。不出十年。海內皆桑矣。昔吾行於長子。畧著于篇。可以取法焉。

孫宅揆區田說 ●

昔湯有七年之旱。伊尹始作區田。元王楨農書推本汜勝之之法。以爲每田一畝。廣十五步。每步五尺。計七十五尺。每行占地尺五寸。計分五十行。其長一十六步。每步五尺。計八十尺。每行占地尺五寸。計分五十三行。長廣相乘。得二千六百五十區。空一行。種一行。隔一區。種一區。留空以便澆灌。又可疏風。方不熱苗。且以其土壅根。除隔空。可種六百六十二區。區深一尺。用熟糞二升。驟用生糞過多。糞力峻熱。卽能壞苗有害。與區土相和。布種勻覆。以手按實。令土與

種相養。苗出時。每一寸留一株。每行十株。每區十行。留百株。別製廣一寸長柄小鋤。鋤多則糠薄。鋤至八遍。每穀一斗。得米八升。如雨澤時降。則可坐享其成。旱則澆灌。不過五六次。即可收成。結實時。鋤四旁土。深壅其根。種既密。穗又長。大時恐風吹折。其爲區。當於間時。旋旋掘下。春種大麥。宛豆。夏種粟米。黑豆。高粱。糜黍。秋種小麥。隨天時早晚。地氣寒暖。物土之宜。節次爲之。不必貪多。毋論平地山莊。歲可常熟。近家瀕水。爲上。

其種不必牛犁。惟用鑿鑿墾。更便貧家。大率區田一畝。足食五口。丁男兼作。婦人童子。量力分工。定爲課業。若糞治得法。灌溉以時。雖遇災旱。不能損耗矣。齊民要術云。兗州刺史劉仁之。在洛陽。曾爲之一畝。可百石。人多疑焉。古斗三。當今之一。或者以是歟。康熙丁亥。桂林朱蘊叔爲蒲令。邑處萬山中。高陵陡坡。非雨澤。不能有秋。取區田法試之。後爲太原司馬。在平定。亦然。收每區四五升。畝可三十石。爲圖說刊布之。以爲務農者勸。此則近事之明徵也。徐元扈先生有言。三代制產。非以多與之爲厚也。語云。務廣地者荒。詩云。無田甫田。維莠驕驕。后稷爲田一畝。三畝。伊尹作區田。負水灌溉。古之治地者。盡力盡法。而不務大。禹時。稷爲農師。洪水初治。作乂之土甚多。恐民務廣地。以致荒蕪。故限田五十。使精於業。即五十畝。可食八口之家矣。豈不諒哉。故詳述其說。以著於篇。

張海珊說糞○

凡田有厚薄。土有肥磽。皆緣糞氣爲美。惡糞以柔之。無疆槩糞以壅之。無輕。煨薄。使厚。過使和。糞之利益宏哉。凡糞載於周禮。雜見於諸家。種植之書。糞之類。或以馬骨。牛羊。豬。麋。鹿。或以禽獸毛羽。或以腐藁。以敗葉。以枯朽。根。莖。或以繅。蛹。汁。以溝。瀆。泥。或以人。溲。及。牛。豕。溲。其類猥且。隲。凡人溲爲大糞。餘爲雜糞。苗糞爲蠶豆爲大麥。草糞爲翹。蕘。陵。苕。爲苜。蓿。爲苔。華。江南水田冷宜火糞。江淮迤北宜苗糞。凡製糞多術。有踏糞法。有窖糞法。有蒸法。有釀法。有煨。有煮。而煮尙矣。凡製糞處。或爲池。或爲厠。懼其露也。爲之屋。懼其滲也。爲之甃。檻。凡用糞。有時與法。用之未種。先曰墊底。用之既種。後曰接力。不得其時。與其法。則枝葉茂而實不繁。糞過多。則峻熱而殺物。凡糞具有畚。有帚。有杓。有瓢。杯。載糞。有划。船。有下。澤。車。凡糞蟲。有蟪。有蛄。蟻。

梅曾亮書柵民事◎

余爲董文恪公作行狀。盡覽其奏議。其任安徽巡撫。奏准柵民開山。事甚力。大旨言。與柵民相告訐者。皆溺於龍脈風水之說。至有以數百畝之山。保一棺之土。棄典禮。荒地利。不可施行。而柵民能攻苦茹淡。於崇山峻嶺。人迹不可通之地。開種旱穀。以佐稻粱。人無閒民。地無遺利。於策至便。不可禁止。以啓事端。余覽其說。而是之。及余來宣城。問諸鄉人。皆言未開之山。土堅石固。草樹茂密。腐葉積數年。可二三寸。每天雨。從樹至葉。從葉至土石。歷石罅。滴瀝成泉。其下水也。緩又水下。而土不隨其下。水緩故低田受之。不爲災。而半月不雨。高田猶受其浸。溉今以斤斧童其山。而以鋤犁疏其土。一雨未畢。沙石隨下。奔流注壑澗。中皆填汙。不可貯水。畢至窪田中。乃止。及窪田竭。而山田之水。無繼者。是爲開不毛之土。而病有穀之田。利無稅之傭。而

瘠有稅之戶也。余亦聞其說而是之。嗟夫！利害之不能兩全也久矣。由前之說可以息事，由後之說可以保利。若無失其利而又不至於董公之所憂，則吾蓋未得其術也。故記之以俟夫習民事者。

裘日修陶說序 ○

嗜古之士類及鐘鼎尊彝之屬，多有記錄。董道、劉敞、洪邁諸君子而外，宣和博古圖致爲大備，獨窯器無專書。近世格古要論一編亦寥寥數則，觀者莫能饜飮。海鹽朱子桐川乃以陶說六卷見示，說今說古說器，犁然秩然，獨致詳焉。顧官哥定汝其爲窯也，不一其地，自有明以來，惟饒州景德鎮獨以窯著。在明代以中官泄其事，往往苛索赴役者多，不得直民以爲病。我國家則慎簡朝官，給緡與市肆等，且加厚焉。民樂趨之，仰給於窯者日數千人。窯戶率以此致富，以故不靳工，不惜費，所燒造每變而日上，較前代豔稱與金玉同珍者有其

過之無不及也。不有所紀載。後世其何述也。桐川此書。謂之爲陶人之職志可也。謂之爲本朝之良史可也。後之視今。因器以知政。固不獨爲博雅君子討論之資矣。

夏之蓉昏說

昏禮者。人倫之始。上以事宗廟。而下以繼後世者也。故古之人。六禮必備。而日月以告君。齋戒以告鬼神。爲酒食以召鄉黨僚友。以禮重非以賄重也。自晉宋以下。不求淑德。專尙門第。至唐而尤甚。太宗詔釐革。卒未遵行。其後高門貴姓。嫁女娶婦。資財非百萬。義在不行。至有終身廢嫁。娶禮者。嗚呼。何其愚也。司馬溫公有言。凡議婚。當先察壻與婦之性行及家法若何。勿苟慕富貴。范文正公爲子娶婦。或傳婦以羅爲帷幔。公不悅。曰。我家素清儉。羅綺豈幃幔之物耶。持至當火於庭。此皆先哲之嘉言。淑行可爲鑒戒者也。今之尙賄者。則異是。

將擇婦必問資裝之厚薄。苟厚矣，婦雖不德，亦安以就之。將嫁，女必問聘財之豐。嗇苟豐矣，婿雖不肖，亦利其所有而不恤其他。此所謂市井鬪僧之不若者。豈可施之士大夫之婚姻哉？夫人當嫁娶之年，正血氣未定之日。此如素絲然，隨所染焉者也。今乃示之以侈導之以淫，長之以傲，縱之以驕，而欲上承宗廟，下啓後世，可乎？不可乎？慾不節，則夭折。萌中不固，則德器壞。古之人固不如是也。納采以雁，問名以定所生，納吉以下，納徵以幣，請期以信，時日合，昏以匏，奠菜以習於夫婦也。贊見以成禮，饋特豚以明順，饗以一獻以著代，奠菜以習婦事，示之儉導之正，厲之勤，抑之以謙。卑孫順是故，家室和平。夭折不作而後嗣長也。以古若彼，以今若此，有識者宜何從歟？抑又聞之，昏禮不用樂，幽陰之義也。昏禮不賀人之序也。今則置酒高會而澆弛無行之徒，沈湎喧呶甚且以媒嬖之詞相軋以爲笑樂。此又俗尙

之偷有力者宜亟挽之也。

韋協夢儉說○

世有澹泊寧靜取與必嚴。硜硜以自守者曰吾儉也。吾知其爲儉也。有委瑣齷齪出納之吝。卑卑不足數者曰吾儉也。其果爲儉乎。否乎。舜曰克儉於家。左氏曰儉德之共也。蕭何曰使後世賢師吾儉。自古唐虞三代兩漢羣聖賢所以交相勸勉而閑有家者莫不本之於儉。蓋能儉而後可砥行立名。能儉而後可正色率下。未有汰侈成風而父父子子兄弟弟身修而家道正者也。後世浮靡相尙踵事增華。見有安靜悃幅之人輒相與竊笑之曰此固也野也。殆鄙吝之心生者也。至若家擁厚貲封殖自娛拔一毛利天下而不爲甚至期功強近之親若秦人視越人之肥瘠坐聽其困窮而不顧此向所爲鄙吝人也。則又恬不爲怪假儉之名以爲藏身之固君子之儉固如是乎。

昔晏子一狐裘三十年。豚肩不掩豆。而鄰里鄉黨中待以舉火者數十家。彼囂囂然自託于儉者。果若是其班乎。否耶。嗟乎。彼嗇于己而不嗇于人。謂之儉。嗇于人而不嗇于己。謂之吝。吾竊怪夫世之儉者。羣目之曰吝。而吝者。則又自詡爲儉。儉與吝之淆然而莫辨也。作儉說。

沈欽韓族譜論

自春秋迄元明三千年中。氏族之興衰遷易。其大故有四。及于今。遂煩胸膈。亂而不可別。雖高門宦胄。亦姑就見繫之姓。與其宗族支派之可考者。而譜牒之學。遂絕。溯自六國蚩蚩。爲羸弱姬。及秦竊窬。其民公族。子姓悉爲黔首。故國世卿。斬焉。餒而久如阜隸之子。蓋亦數典而忘祖。此氏族之變一也。高祖起赤幘之吏。屠狗販繒。欵然王侯將相。享祚四百餘年。公卿士族。亦復班班可考。雖經喪亂。而九品中。

正。大。略。依。倣。于。是。貴。族。寒。門。榮。悴。殊。觀。其。羌。戎。內。附。雖。從。中。原。姓。氏。然。氣。類。自。分。公。私。頗。峻。迄。永。嘉。之。亂。衣。冠。塗。炭。舉。族。灰。塵。戶。口。凋。瘵。十。不。存。一。而。烏。桓。屠。各。體。官。峭。王。赤。亭。白。虜。三。十。六。族。九。十。二。姓。無。慮。數。十。百。萬。向。之。荒。裔。悉。鱗。塹。中。州。此。氏。旅。之。大。變。者。二。也。元。帝。渡。江。王。謝。僑。姓。顧。賀。土。著。參。預。清。選。而。過。江。稍。晚。便。以。儉。荒。見。隔。楊。佺。期。因。之。切。齒。杜。坦。所。以。歎。息。少。年。白。面。動。以。門。第。自。矜。袁。鄧。申。好。覘。其。異。圖。王。滿。聯。婣。實。駭。物。聽。然。其。時。拓。拔。氏。崛。興。代。北。都。督。都。統。皆。其。種。人。七。族。八。姓。太。和。以。後。參。準。官。品。盡。是。膏。粱。周。隋。相。承。八。柱。國。之。貴。冠。于。崔。盧。甲。族。而。江。陵。之。陷。叔。寶。之。亡。清。門。士。女。駢。爲。賞。口。奔。迸。流。離。夷。於。匪。類。此。又。氏。族。之。變。者。三。也。唐。世。士。人。多。以。科。目。進。不。專。尙。門。蔭。然。婚。媾。中。表。風。俗。彌。高。朝。廷。不。能。抑。其。衰。宗。天。子。亦。自。援。爲。士。族。羔。雁。往。來。有。妃。主。所。不。能。望。者。販。鬻。松。檟。固。長。陵。競。之。風。亦。

見太平之久。士類得其所如此。小屯於五季。大厄於靖康。至蒙古七
十二種。橫鶩中原。色目猥多。不可究詰。嗣是以後。一姓也。而有南北
之殊。房望之異。作碑誌行狀者。復不能措詞于譜系矣。此其大變者
四也。嘗考隋唐經籍。百家譜系。別爲一類。通其學者。爲之編纂。掌于
官府。注其甲乙。爲婚宦之優劣。猶有周官奠世繫辨昭穆之義。今則
萬類總總。不知而闕。官旣不能籠而之一。于是方內各爲家譜。寡學
之徒。涉筆有甚可笑者。孔氏世家也。叙官秩於漢世。以自乖舛。如以孔
師之沈氏一望也。姬姓之國。沈尹之官。並列而不知。據宋書自序。則
其他姓概可知已。然則今之修家譜者。畧其不可知。以其已知者。詮
次之。此事之無可如何者也。竊以爲不復鄉舉里選之法。則譜牒之
掌不能立。而亦不足重也。何者。旣無世祿恒產以縻之。向之高門。陵
遲奔迸。萬一市井小人。稍能弄筆墨。走舉場。歛耆鼎貴。隱然一州之

都何重乎。奕世清德。何論乎。甲乙門閥哉。古者四民有常。比閭族黨。之長相與。聯互而挾持之。士之賢者能者。百工之執技商賈之懋遷者。與夫義門高行。若浮惰不齒者。乃視其善惡。爲役之先後。量其貧富。爲賦之多少。如是家不必自爲狀。而什伍之等。衰高下瞭然于官寺之版。魏晉以下。九品中正之格行。以蔭第籠材。仕途嘆咤。通人莫不譏議。然其名數可考。法制粗立者。亦以不廢鄉官也。三代之善。不可復矣。稍循管子兩漢之規。使廉恥立於閭門。清議執於少吏。且知爲善子孫膺其餘慶。一不善子孫蒙其餘殃。以家世爲功狀。而譜系重矣。以門戶爲選簿。而譜系彌立矣。孝弟忠信。發聞於上。陰奸妖惡。消弭於下。此維城於近世者也。

惠士奇訛言。

周禮八刑。造言居一。及其衰也。訛言莫懲。降自秦漢。妖言者興。三者

起於妖。成於造。傳於訛也。憑諸物。假諸靈。一夫說萬夫。騰無翼而飛。無趾而行。疑鬼疑神。使民無故而相驚。縱而弗問耶。則恐因是而爲亂也。從而治之。則竊冥不見蹤跡。君子鎮以靜繩。以法。何謂鎮以靜。漢建始三年。京師民傳言大水至。奔走相蹂躪。老弱號呼。長安大亂。成帝召公卿議。大將軍王鳳以爲太后與上及後宮可御船。令吏民上城以避水。羣臣皆從鳳議。左將軍王商獨曰。自古無道之國。水猶不冒城郭。今政治和平。何因有大水。一曰暴至此。必訛言也。不宜令上城。重驚百姓。上迺止。有頃問之。果訛言也。唐開成初。京師妄言大兵至。謹走塵起。百官或鞭而騎。臺省吏稍稍遁去。宰相鄭覃將出。同列李石曰。事未可知。宜坐須其定。宰相走則亂矣。若變出不虞。逃將安適。人之所瞻。不可忽也。益治簿書。沛然如平時。京師羣無賴望南闕。陰持兵俟變。金吾大將軍陳君賞率衆立望仙門內。使趣闔門。君

賞不從。良久問之。乃中人自邊還。走馬入金光門也。水至不避。兵至不動。此之謂鎮以靜。何謂繩以法。宋太宗時。益州民訛言。有白頭翁。午後食人兒女。一郡囂然。至暮。路無行人。知州張詠。得造訛者戮之。民遂帖息。哲宗時。鄆州民欲爲變。揭幟城隅。民皆恐。俄而草場白晝火。蓋所揭一事也。民益恐。或請大索城中。知州杜絃笑曰。妖言惑衆。乘吾膠擾而發。奈何。墮其術。彼無能爲也。居無何。獲盜。果姦民爲妖。如所揣。遂按誅之。又潞州有謀亂者。爲書期日。揭道上。部使者聞之。懼。檄索姦甚急。知州李琮置不問。以是日置酒高會。訖無他。孝宗時。溫州樂清縣。倡言方臘變。且復起。縣令捕數人歸於州。知州樓鑰曰。罪之則無可坐。縱之則惑民。編隸其爲首者。而驅其徒出境。民言乃已。或戮之。或配之。所以輕重其典。或置之。或縱之。所以撫定其民。此之謂繩以法。蓋不靜則昏。昏則其法紊。靜則明。明則其法平。未有不

鎖以靜而能繩以法者。抑又聞之。妖則有形。訛則有聲。妖訛相仍。姦宄其興。鄭之亂也。以蛇鬪。秦之亡也。以狐鳴。誰得禁之。又誰得誅之。是以君子不恃法而修德。存之誠。行之信。誠信立。妖訛息。彼造言者。何恃而爲亂哉。

戴名世一壺先生傳 ○

一壺先生者。不知其姓名。亦不知何許人。衣破衣。戴角巾。佯狂自放。嘗往來登萊之間。愛勞山山水。輒居數載。去久之復來。其蹤跡皆不可得而知也。好飲酒。每行以酒一壺自隨。故人稱之曰一壺先生。知之者。飲以酒。即留宿其家。閒一讀書。歔歔流涕而罷。往往不能竟讀也。與即墨黃生萊陽李生者善。兩生知其非常人。皆敬事之。或就先生宿。或延先生至其家。然先生對此兩生。每瞠目無語。輒曰。行酒來。余爲生痛飲。兩生度其胸中有不平之思。而自放於酒。常從容叩之。

不答。一日，李生乘馬山行，望見桃華數十株，盛開臨深谿，一人獨坐樹下，心度之曰：「其一壺先生乎？」比至，果先生也。方提壺飲酒，下馬與先生同飲，醉而別去。先生蹤跡既無定，或留久之，乃去，去不知所之。已而又來。康熙二十一年，去即墨久矣。忽又來，居一僧舍，其素所與往來者視之，見其容貌憔悴，神氣惴惴，問其所自來，不答。每夜半即放聲哭，哭竟夜，閱數日，竟自縊也。

贊曰：一壺先生，其補鍋匠雲菴和尚之流亞歟。吾聞其雖行遁而酒酣大呼，俯仰天地，其氣猶壯也。久之忽悲憤死，其故何哉？李生曰：先生卒時年已垂七十。

方苞左忠毅公逸事

◎

先君子嘗言鄉先輩左忠毅公視學京畿。一日風雪嚴寒，從數騎出微行，入古寺廡下，一生伏案臥，文方成草，公閱畢，即解貂覆生，爲掩

戶扣之寺僧則史公可法也及試吏呼名至史公公瞿然注視呈卷
即面署第一召入使拜夫人曰吾諸兒碌碌他日繼吾志事惟此生
耳及左公下廠獄史朝夕獄門外逆闔防伺甚嚴雖家僕不得近久
之聞左公被炮烙旦夕且死持五十金涕泣謀於禁卒卒感焉一日
使史更敝衣草屨背筐手長錢爲除不潔者引入微指左公處則席
地倚牆而坐面額焦爛不可辨左股以下筋骨盡脫矣史前跪抱公
膝而鳴咽公辨其聲而目不可開乃奮臂以指撥眚目光如炬怒曰
庸奴此何地也而汝來前國家之事糜爛至此老夫已矣汝復輕身
而昧大義天下事誰可支柱者不速去無俟姦人構陷吾今即撲殺
汝因摸地上刑械作投擊勢史噤不敢發聲趨而出後常流涕述其
事以語人曰吾師肺肝皆鐵石所鑄造也崇禎末流賊張獻忠出沒
蘄黃潛桐間史公以鳳廬道奉檄守禦每有警輒數月不就寢使將

士更休而自坐。幄幕外擇健卒十人，令二人蹲踞而背倚之，漏鼓移則番代。每寒夜起立，振衣裳。甲上冰霜，迸落鏗然，有聲或勸以少休。公曰：吾上恐負朝廷，下恐愧吾師也。史公治兵，往來桐城，必躬造左公第，候太公、太母起居，拜夫人於堂上。余宗老塗山，左公甥也，與先君子善，謂獄中語乃親得之。史公云：

方苞高陽孫文正逸事

杜先生芥嘗言：歸安茅止生，習於高陽孫少師。道公天啓二年，以大學士經畧薊遼，置酒別親賓。會者百人，有客中坐前席而言曰：公之出始，吾爲國慶；而今重有憂，封疆社稷寄公一身，公能堪備物自奉，人莫之非。如不能，雖毀身家，責難追，况儉穀乎？吾見客食皆鑿而公獨飯粗，飾小名以鎮物，非所以負天下之重也。公揖而謝曰：先生誨我甚當，然非敢以爲名也。好衣甘食，吾爲秀才時固不厭，自成進士

釋褐而歸。念此身已不爲己。有而朝廷多故。邊關日駭。恐一旦肩事。任非忍饑勞。不能以身率衆。自是不敢適口。體強自勗厲。以至於今。十有九年矣。嗚呼。公之氣折逆奄。明周萬事。合智謀忠勇之士。以盡其材。用危困瘡痍之卒。以致其武。唐宋名賢中。猶有倫比。至於誠能動物。所糾所斥。退無怨言。叛將遠人。咸喻其志。而革心無貳。則自漢諸葛武侯而後。規模氣象。惟公有焉。是乃克己省身。憂民體國之實心。自然而愾乎天下者。非躬豪傑之才。而概乎有聞於聖人之道。孰能與於此。然惟二三執政。與中樞邊境事同一體之人。實不能容易。曰。信及豚魚。媚嫉之臣。乃不若豚魚之可格。可不懼哉。

姚鼐登泰山記

泰山之陽。汶水西流。其陰濟水東流。陽谷皆入汶。陰谷皆入濟。當其南北分者。古長城也。最高日觀峯。在長城南十五里。余以乾隆三十

九年十二月。自京師乘風雪。歷齊河長清。穿泰山西北谷。越長城之限。至於泰安。是月乙未。與知府朱孝純子穎。由南麓登四十五里。道皆砌石爲磴。其級七千有餘。泰山正南面有三谷。中谷繞泰安城下。酈道元所謂環水也。余始循以入。道少半。越中嶺。復循西谷。遂至其巔。古時登山循東谷入。道有天門。東谷者。古謂之天門谿水。余所不至也。今所經中嶺及山巔崖限當道者。世皆謂之天門云。道中迷雾。冰滑磴。幾不可登。及既上。蒼山負雪。明燭天南。望晚日照城郭。汶水。徂徠如畫。而半山居霧若帶然。戊申晦。五鼓。與子穎坐日觀亭。待日出。大風揚積雪。擊面亭東。自足下皆雲。漫稍見雲中白若擣菹。數十立者。山也。極天雲一綫異色。須臾成五采。日上正赤如丹。下有紅光動搖承之。或曰。此東海也。回視日觀以西峯。或得日。或否。絳皜駁色。而皆若僂。亭西有岱祠。又有碧霞元君祠。皇帝行宮。在碧霞元君祠。

東。是日。觀道中。石刻。自唐顯慶以來。其遠古刻。盡漫失。僻不當道者。皆不及往。山多石。少土。石蒼黑色。多平方。少圓。少雜樹。多松。生石罅。皆平頂。冰雪。無瀑水。無鳥獸音迹。至日。觀數里內。無樹而雪。與人膝。齊桐城姚鼎記。

阮元記任昭才

任昭才。鄞人。善泅海。余撫浙治水師時。募用之。昭才入海底。能數時。久行數十里之遠。嘗言海水十餘丈以上。有浪撼人。再下則水不動。湛然而明。冬日甚溫。海底之沙平漭。無淤。亦無他異。浙海有珊瑚。但不若南海之堅。在海底視之。甚鮮采之出水。則嫩萎無色。魚不一類。過泅者之旁。不相駭而去。惟大魚能吞人。當避之大魚之來。其呼吸動及數里之水。水動知有大魚來矣。宜急避之。余所獲安南大銅礮。重二千餘斤。甚精壯。甚愛重之。兵船載礮。嘗遭颶沈於溫州三盤海。

底深二十丈不可起。余命昭才往圖之。昭才用八船分爲二番。一番四船。空其中一番。四船滿載。碎石自引。入海底。繫沈船之四隅。以四繩末繫四石船。爲一番。繫既定。乃掇其石入第二番之空船。是石船變爲空船。浮起者數尺矣。復以二番四繩之末繫二番之石船。繫既定。復掇石入第一番空船。是浮起者又數尺矣。如此數十番。數日之久。船與礮畢升於水面矣。余命昭才入水師。食兵餉。擢爲武弁。以病卒於官。

錢儀吉搖全哥傳 ○

明京衛經歷搖士忠之女子。子曰全哥。蕭山人也。母氏曰鮑。全哥麗容而慧解。有兩弟一妹。皆秀穎。皆不及全哥。全哥鍼繡。簞紡不習。而能觀書。偶講析必出常意。父母絕憐愛之。尤莊默。退讓日勤。業未嘗有惰容。士忠性剛急。有拂意。全哥每柔顏侍。旁從容婉譬。以諷諫。事

大小輒中條理。士忠怒爲霽。當崇禎之末。全哥年及笄矣。而李自成入京師。賊有僞權將軍者入其室。欲得全哥。全哥曠目叱之曰。頭可斷。身不可辱。賊使人執持全哥。而盡縛其父母弟妹。以刼全哥曰。若從我皆免。否即死。於是士忠慷慨顧其妻子女。而曰。使吾女辱。生猶死也。吾本意當死。今日吾與若曹俱死。死得其正。幸已。衆皆曰。諾。全哥大哭曰。生不能孝。父母友弟妹。今以我一人而斬。搖祀天乎。何其窮也。亟觸柱求死。賊又持止之。全哥遂絕不飲食。期必死。賊乃日笞。箠其父母弟妹於全哥前。冀全哥不忍見。或改意。而全哥輒號慟求死。會賊以事出。防稍弛。全哥曰。可矣。於是士忠抱全哥及其弟妹。亟求繩帛巾帶之屬。以縊一弟。繫絕墮而逸。薄暮賊歸。見五人者皆懸死矣。賊亟下全哥。全哥之縊也。繩上於會。厭未殊。頃而蘇焉。賊大喜。過望。顧全哥曰。天也。今將奈我何。方是時。全哥氣息僅屬。手不任舉。

則曰。若能厚葬我父母弟妹者。惟命賊曰。諾。於是厚葬其父母弟妹。全哥亦稍稍飲食。既葬。全哥盛服至其父母冢前。拜跪忽起。出所藏利刃。亟刺賊。罵曰。畜產。今日乃知搖氏女也。賊賊且怒而奪刃。斫全哥。全哥死。

論曰。搖之先出東越王搖。勾踐之裔也。勾踐深謀忍辱。卒成其國。若女子守身。誠不可依。回父義子。孝俱獲死。所烈已。嗚呼。天之監觀人。其必不遠焉。搖女一呼。天而其弟竟逸。遂存搖祀。豈不信哉。豈不信哉。

汪中先母鄒孺人靈表

母諱維貞。先世無錫人。明末遷江都。凡七支。其六皆絕。故亡其譜系。父處士君鼐。母張孺人。處士授學於家。母暇日於屏後聽之。由是塾中諸書皆成誦。張孺人蚤沒。處士衰耗。母盡心奉養。撫二弟有恩。家

事以治。及歸於汪。汪故貧。先君子始爲贅壻。世父將鬻其宅。先主無所置。母曰。焉有爲人婦不事舅姑者。請於處士君。割別室奉焉。已而世叔父數人皆來同爨。先君子羸病不治。生母生子女各二。室無童婢。飲食衣履咸取具一身。月中不寢者恒過半。先君子下世。世叔父益貧。久之散去。母教女弟子數人。且緝屨以爲食。猶思與子女相保。直歲大饑。乃蕩然無所託命矣。再徙北城。所居止三席地。其左無壁。覆之以苫。日常使姊守舍。攜中及妹。儼然句於親故。率日不得一食。歸則藉藁於地。每冬夜號寒。母子相擁不自意。全濟比見晨光。則欣然有生望焉。迨中入學宮。游藝四方。稍致甘旨之養。母百病交攻。綿歷歲年。竟致不起。嗚呼痛哉。母忠質慈祥。生平無妄言。接下以恩。多所顧念。方中幼時。三族無見卹者。母九死流離。撫其遺孤。至於成立。母稟氣素強。不近醫藥。計母生七十有六年。少苦操勞。中苦饑乏。老

苦疾。痰重。以天屬之。乖人事之。湮鬱蓋終。其身。眇一日之歡焉。論其摧剝。金石可銷。況于血氣。故吾母雖以中壽告終。不得謂其天年之止。于是也。嗚呼。生我之恩。送死之戚。人所同也。家獲再造。而積苦以隕身。行路傷之。況在人子。嗚呼痛哉。以乾隆五十二年七月辛丑朔。卒。明年三月戊寅。合葬于先君子之墓。其哀子中。泣血而爲之表曰。嗚呼。汪氏節母。此焉其墓。更百苦以終。其後後之人。尚保其封樹。

汪中與朱武曹書

汪中再拜。武曹足下。曾子有言。往而不返者年也。中往與成裕足下相見。序其歲相次。以九年。惟足下無家室人事之累。年壯而身逸。則其爲學也易矣。有遠見之識。有淳篤之性。有力學之志。有父兄朋友之益。是天以儒者之業。責武曹也。不可以不勉。傳曰。民生在勤。勤則不匱。荀卿子曰。鍤而舍之。朽木不折。鍤而不舍。金石可鏤。盛年不再。

日力可惜。願足下之循序而持久。爾中嘗有志於用世而恥爲無用之學。故於古今制度沿革民生利病之事。皆博問而切究之。以待一日之遇。下至百工小道。學一術以自託。平日則自食其力。而可以養其廉恥。即有饑饉流散之患。亦足以衛其生。何苦耗心勞力。飾虛詞以求悅世人哉。此吾藐然常有獨學之憂。而願與足下勉焉者也。凡端臨書所已及者。不復言。足下可取視之。前期相見。未知何日。竊在下風。以俟嘉譽。中再拜。

汪中釋三九上

一奇二偶。一二不可以爲數。二乘一則爲三。故三者數之成也。積而至十。則復歸於一。十不可以爲數。故九者數之終也。於是先王之制禮。凡一二之所不能盡者。則以三爲之。節三加三推之。屬是也。三之所不能盡者。則以九爲之。節九章九命之屬。是也。此制度之實數也。

因。而。生。人。之。措。辭。凡。一。二。之。所。不。能。盡。者。則。約。之。三。以。見。其。多。三。之。所。不。能。盡。者。則。約。之。九。以。見。其。極。多。此。言。語。之。虛。數。也。實。數。可。稽。也。虛。數。不。可。執。也。何。以。知。其。然。也。易。近。利。市。三。倍。詩。如。賈。三。倍。論。語。焉。往。而。不。三。黜。春。秋。傳。三。折。肱。爲。良。醫。楚辭作九折肱此。不。必。限。以。三。也。論。語。季。文。子。三。思。而。後。行。雌。雉。三。嗅。而。作。孟。子。書。陳。仲。子。食。李。三。咽。此。不。可。知。其。爲。三。也。論。語。子。文。三。仕。三。已。史。記。管。仲。三。仕。三。見。遂。於。君。三。戰。三。走。田。忌。三。戰。三。勝。范。蠡。三。致。千。金。此。不。必。其。果。爲。三。也。故。知。三。者。虛。數。也。楚。辭。雖。九。死。其。猶。未。悔。此。不。能。有。九。也。詩。九。十。其。儀。史。記。若。九。牛。之。亡。一。毛。又。腸。一。日。而。九。迴。此。不。必。限。以。九。也。孫。子。善。守。者。藏。於。九。地。之。下。善。攻。者。動。於。九。天。之。上。此。不。可。以。言。九。也。故。知。九。者。虛。數。也。推。之。十。百。千。萬。固。亦。如。此。故。學。古。者。通。其。語。言。則。不。膠。其。文。字。矣。

汪中釋三九中

古之名物。制度不與今同也。古之語不與今同也。故古之事不可盡知也。若其辭則又有二焉。曰曲曰形容。何以知其然也。曲禮歲凶年穀不登。膳不祭肺。禮食殺牲則祭先。周人以肺不祭肺則不殺也。義鄭然不云不殺而云不祭肺。坊記大夫不坐羊。士不坐犬。古者殺牲食其肉。坐其皮。不坐犬。羊是不無故殺之。義鄭然不云不無故殺之而云不坐犬。羊。春秋傳衛懿公好鶴。鶴有乘軒者。鶴無樂乎軒。好鶴者不求其行遠。謂以卿之秩寵之。以卿之祿食之也。故曰鶴實有祿位。然不云視卿而云乘軒。論語孔子見冕者。雖狎必以貌。冕非常服。當其行禮。夫人而以貌也。惟卿有元冕。云冕者。斥其人也。謂上大夫也。然不云上大夫而云冕者。此辭之曲者也。禮器雜記晏平仲祀其先人。豚肩不揜豆。豚實於俎。不實於豆。豆徑尺。併豚兩肩。無容不揜。此言

乎其儉也。

本鄭義

樂記武王克商未及下車而封黃帝堯舜之後大封

必於廟因祭策命不可於車上行之此言乎以是爲先務也詩嵩高

維嶽峻極於天此言乎其高也。

本劉綽義

此辭之形容者也周人尙文君子

子之於言不徑而致也是以有曲焉辭不過其意則不啻是以有形

容焉名物制度可考也語可通也至於二者非好學深思莫知其意

焉故學古者知其意則不疑其語言矣。

汪中釋三九下。

孔子曰父在觀其志父沒觀其行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可謂孝矣三年者言其久也何以不改也謂其爲道也若其非道雖朝沒而夕改可也何以知其然也昔者鯀堙洪水汨陳其五行彝倫攸斁天乃不畀洪範九疇鯀則殛死禹乃嗣興彝倫攸叙天乃畀禹洪範九疇蔡叔啓商碁間王室其子蔡仲改行帥德周公以爲卿士見諸王而命

之以蔡。此改乎其父者也。不寧惟是。虞舜側微。父頑母嚚。象傲克。諧以孝。烝烝乂不格姦。祇載見瞽瞍。夔夔齊栗。瞽瞍亦允若。曾子曰。君子之所謂孝者。先意承志。諭父母於道。此父在而改於其子者。也是非以不改爲孝也。然則何以不改也。爲其爲道也。三年云者。雖終其身可也。自斯義不明而後。章惇高拱之邪說出矣。

章學誠和州志輿地圖序例

首篇○

圖譜之學。古有專門。鄭氏樵論之詳矣。司馬遷爲史。獨取旁行斜上之遺。列爲十表。而不取象魏懸法之掌。列爲諸圖。於是後史相承。表志愈繁。圖經浸失。好古之士。載考陳編。口誦其辭。目迷其象。是亦載筆之通弊。斯文之闕典也。鄭樵生千載後。慨然三代遺文。於圖譜一篇。旣明其用。又推後代失所依據之故。本於班固收書遺圖。因欲別爲一錄。以輔七畧四部之不逮。然實未嘗深考圖學失傳之由。故其

自爲通志紀傳譜畧諸體具備而形勢名象亦未爲圖。以此而議班氏豈非所謂楚失而齊亦未得者耶。夫圖譜之用相爲表裏。周譜之亡久矣。而三代世次諸侯年月今具可考。以司馬遷探撫爲表故也。象魏之藏既失而形名制度方圓曲直今不可知。以司馬遷未列爲圖故也。然則書之存亡繫於史臣之筆削明矣。圖之遠者姑弗具論。自三輔黃圖洛陽宮殿圖以來都邑之簿代有成書。後代蒐羅百不存一。鄭氏獨具心裁立爲專錄。以謂有其舉之莫或廢矣。然今按以鄭氏所收其遺亡散失與前代所著未始徑庭。則書之存亡繫於史臣之筆削者重而繫於著錄之部次者猶輕。又明矣。編疊之微或資博雅鹵簿之屬。或著威儀。前人並有圖書。蓋亦繫屬史臣識其緯要。未遑悉入編摩。鄭氏列爲專錄使有所考。但求本書可也。至於方州形勢天下大計不於表志之間列爲專部使讀其書者乃若冥行擿。

埴如之。何其可也。治易者必明乎象。治春秋者必通乎譜。圖象譜牒。易與春秋之大原也。易曰。繫辭焉以盡其言。記曰。比事辭屬。春秋教也。夫謂之繫辭。屬辭者。明乎文辭。從其後也。然則圖象爲無言之史。譜牒爲無文之書。相輔而行。雖欲闕一而不可者也。况州郡圖經。尤前人之所重耶。

張惠言易義別錄序○

叙曰。孔子曰。天下同歸而殊塗。一致而百慮。水之爲川也。源有大小。流有長短。而皆可以至于海。則斷港絕潢。莫得而擬焉者。其塗通也。吳秦人之生也。同聲及其長而不相通。然累譯而皆得相喻者。其意同也。聖人之道。著之于經。傳之其人。師弟子相與守之。然夫子沒而微言絕。二百餘年之間。以至漢興。詩分爲四。春秋分爲五。此皆七十字所親受。世世傳業。口授而筆記。猶尙如此。源遠末分。非秦火之禍。

也。况乎去聖久遠。經簡廢絕。承學之士。各自爲宗。差若毫釐。謬以千里。可勝道耶。然揆其本源。罔不依經。附傳承師。論法雖汎濫。殊等其歸。不同者。尠矣。故規矩之所出。非一木之材也。皆成器焉。器不足以盡規矩。則有之矣。求之于規矩之外而得之者。未之有也。易之傳。自商瞿子以至田生。惟一家。焦氏後出。及費氏爲古文。而漢之易有三。自是之後。田氏之易。楊施孟梁邱高氏。而五。唯孟氏久行。焦氏之易。爲京氏。費氏興。而孟京微焉。夫以傳述之。統田生。丁將軍之授。受則孟氏爲易宗。無疑。而其行不及費氏者。以傳受者少。而費氏之經。與古文同。馬融鄭康成爲之傳注。故也。王弼注行。而古師說廢。孔穎達正義行。而古易書亡。其見於釋文叙錄者。自晉以前。三十有二家。李鼎祚集解所引。二十有三焉。皆微文碎義。多不貫串。蓋易學掃地盡矣。可不惜哉。夫不盡見其辭。而欲論其是非。猶以偏言決獄也。不盡

通各家而欲處其優劣。猶援白而嘲黑也。余于易取虞氏。既已推明其義。以鄭荀二家注文略備。故條而次之。自餘諸家。雖條理不具。然先士之所述大義要旨。往往而有不可得而略也。乃輯釋文集解。及他書所見。各爲別錄。義有可通。附著于篇。因以得其源流。同異。若夫是非優劣。亦可考焉。凡孟氏四家。孟氏、姚信、翟元、蜀才。京氏三家。京氏、陸績、于寶、費氏七家。馬融、宋衷、劉表、王肅、董遇、王廙、劉瓛、子夏傳。非漢師說。別爲一家。

李兆洛十三經斷句序

授句讀。童子師事也。言學者或畧焉。夫經之爲書。託於文字。傳於聲音。顯於訓詁。定於章句。因文以記音。音別而後求訓焉。累文以成句。句別而後求章焉。獨文爲訓。連文而殊。孤句立解。累句而異。句者文字。聲音。詁訓之會。而發揮事理。斐然成章之所始也。故大學始事。即

曰離經離之而後能合之也。獨字不可誦句而後可誦聲之引也。聲之引資乎氣。當諷誦時。緩急出入。周疏遲速。高下之節出焉。而氣隨之。而心之解悟。因之善。諷誦者。句讀明而義理自見。入於耳而不煩於言。氣爲之也。氣之所爲。眇矣。能授諸神而達之於心。古人誦詩。即以學樂。即詩之句讀而樂之。曲直繁縟。節奏一以貫之也。古人之文。如其口語。句讀即其辭氣。云爾。辭氣得則誦其文。如聞其語。故殷盤周誥。號爲詰屈。諷誦之久。心神爽然。有心能領之。而口不能傳之者焉。至於義理之釋。憑於字句。一字之上。屬下屬一句之。或絕。或連。其差甚微。違忤斯大。劉歆移讓博士。已有分文析字之譏。虎觀諸儒。此類彌廣。康成以下。經師競出新致。幾於望文生義。各以意屬而持之。成理或未。師賢於往。故此又多師之籍也。而徒以爲童子師之事乎哉。衆家泛濫。蒼萃爲難。錢君子樂綜而輯之。條流既通。探索皆遍。其

所依正。必衷於當。可以審疑。似辨異同。尋古師之真。啓方來之悞。裨益於講貫者多矣。曩吾友莊卿山。欲成十三經異文一書。本之釋文。旁諏諸家。斷自唐以上。形聲之異。皆備著之。惜其中道齋志先生此書已將斷手。或更策高第弟子。集錄而訂成之。則小學之支裔。備治經之綱領。揭當賢於梳櫛。服賈爬羅。崔庾爲一家之學者。謬附起予。幸垂心焉。

李兆洛姚石甫文集序。

東溟文集六卷。外集四卷。後湘詩集九卷。續集五卷。桐城姚君石甫著。桐城氣節文學。高於江左。薑塢惜抱兩先生。經術文章。閎深簡要。爲世碩儒。石甫服習傳緒。擴以通敏性識。淳完內外。不越洎乎筮仕。益慎推行。燭姦止邪。肅若著蔡。興利除害。亟於嗜欲。度務寬猛。胥孚惠威。穎霸渤遂。蹈道則未求藝。賜達從政。何有是以陳事。由其幾深。

尙論該乎通變。凡所指畫考其成功。無有幽遐。若握符券。豈獨以是存其謨猷。示信後世而已。夫古之學者。莫不有天下己任之量。所以副其量者。莫不有堯舜斯民之心。六藝之垂教。聖哲之著書。賢宰相百執事之抗奏持議。皆若是已。詩曰。古訓是式。威儀是力。易曰。君子以言有物而行有恒。石甫亮。懋獲我心矣。至於詠歌性情之作。雕繪景物之篇。體兼質文。詞必廉傑。不佻詭。以害才。不愧麗。以蕩心。下視辟績。猶廷楹也。加以少釁。隱憂。長厄。羣忌。焦悴之音。託於環玦。悲憤之思。慳若風霜。誦者涕零。惻其幽眇。作者順息。歸諸和平。斯尤合志騷人。上溯小雅者也。詩文初刻於閩中。去年來權敝邑。簡書有暇。乃哀前後所作。損益次序。復刊於江陰。兆洛獲與賓從。校第篇目。輒爲條其旨要云爾。

包世臣致沈小宛書○

接來書知閣下近治荀子。世臣當壯年，即喜讀此書。往來四方，必置於行篋。荀子之所持者禮也。孟子喜言理，而荀子喜言禮。近人凌君次仲，作原亂三篇，謂禮由理生，知此義者，可以會通孟荀二家之說矣。荀子喜言富國，亦喜論兵。然一秉王道，與戰國策士不同。惟言性惡，悖於孟子。然此亦由末俗凌夷，致荀子激爲此言耳。其言曰：人之性惡，其善者僞也。僞即古爲字。言性善由於人爲，即孟子擴充之義。又其言曰：途之人皆可爲禹，亦即孟子人人可以爲堯舜之義。後儒不察，斥爲異端，被惡名於千載。此吾輩所當表白者也。荀子之文，平實而奇宕，爲後世文章鼻祖。韓非得其奇，宕呂覽得其平實。蓋韓爲荀門弟子，而呂覽亦多成於荀氏門人也。漢代惟劉向氏能本荀子之意爲文，遂得高視董楊。世臣蓄此意已久，友朋中無可語者，今聞閣下亦治此書，竊幸吾道不孤，故陳管見，以俟采擇。

孫星衍李法經序 ●

李悝法經六篇存唐律中。即漢藝文志之李子三十二篇在法家者。後人援其書入律令。故隋已後志經籍諸家不載。据唐六典注。稱魏文侯師李悝。集諸國刑書。造法經六篇。一盜法。二賊法。三囚法。四捕法。五雜法。六具法。元王元亮注。唐律疏議云。盜法。今賊盜律。賊法。今詐僞律。囚法。今斷獄律。捕法。今捕亡律。雜法。今雜律。具法。今名例律。是也。今依其說。錄爲法經六篇。按悝書以盜法在前者。罪舉其重。以具法在末者。古人撰述。率皆以序錄附本書後。是其例。自蕭何益戶興廢三篇爲九章。則具法在中篇。非原書次第之義。故魏晉時遂改具律爲刑名第一。後人又惡盜法多言不順之事。不欲置之首篇。復移其篇第如今律耳。法家之學。自周穆王作呂刑。後有春秋時刑書。竹刑及諸國刑典。未見傳書。惟此經爲最古。漢律則散見於說文。漢

書注而全篇已亡。雖此六篇內有天尊佛像道士女冠僧尼諸文。爲後世加增。如神農本經之有郡縣名。其篇數經累代分合。亦不能復循漢志二十二篇之舊。然信爲三代古書。未火于秦。足資經證。不可誣也。古大臣之通達治體者。皆倚儒生以經義決疑獄。故董仲舒。鄭康成于法家之學。各有撰述。唐設律學博士。前明至國初。試士以判尾。亦欲其通解。今甲格式。後以判文駢體。仕宦之由他途者。或不解。或不能爲。故侵尋廢之。近時則內自比部。外而牧令。以舉業起家。目不覩律令之文。到官後。非爲吏所侮。即牽制于幕下。士冤民幾無所控告。乃知蘇軾讀書不讀律之言。非莊論也。予權臬使時。欲奏請試士增律議一篇。適以罷任未果。旣而執政諸公。以予善法律。聞于朝。益不敢不循古書。通世務。以爲引經斷獄之助。將以此書爲律學之權輿矣。

龔自珍說刻石

羽。璫。山。民。曰。古。者。刻。石。之。事。有。九。帝。王。有。巡。狩。則。紀。因。頌。功。德。一。也。有。畋。獵。游。幸。則。紀。因。頌。功。德。二。也。有。大。討。伐。則。紀。主。於。言。勞。三。也。有。大。憲。令。則。紀。主。於。言。禁。四。也。有。大。約。劑。大。詛。則。紀。主。於。言。信。五。也。所。戰。所。守。所。輸。糧。所。瞭。敵。則。紀。主。於。言。要。害。六。也。決。大。川。濬。大。澤。築。大。防。則。紀。主。於。形。方。七。也。大。治。城。郭。宮。室。則。紀。主。於。考。工。八。也。遭。經。籍。潰。喪。學。術。歧。出。則。刻。石。主。於。攷。文。九。也。九。者。國。之。大。政。也。史。之。大。支。也。或。紀。於。金。或。紀。於。石。石。在。天。地。之。間。壽。非。金。匹。也。其。材。巨。形。豐。其。徙。也。難。則。壽。侔。於。金。者。有。之。古。人。所。以。舍。金。而。刻。石。也。與。若。夫。文。臣。學。士。書。體。之。美。魏。晉。以。後。始。以。爲。名。矣。唐。以。後。始。以。爲。學。矣。南。唐。北。宋。始。刻。於。石。以。爲。天。子。右。文。儒。生。好。古。頗。在。於。是。矣。名。爲。帖。治。帖。爲。專。門。其。事。則。非。刻。石。倫。也。祠。墓。之。碑。一。家。之。事。又。非。刻。石。倫。也。此。二。

者宜更崑以言者也。

清魏源海曙樓銘

中。國。山。川。盡。于。東。而。離。明。則。生。于。東。天。地。所。以。成。始。而。成。終。故。觀。天。地。之。大。于。海。觀。海。于。日。出。觀。日。出。于。臨。溟。峻。極。之。山。所。居。高。則。所。見。大。大。則。反。其。本。矣。九。能。之。士。登。高。能。賦。山。川。能。說。可。以。爲。大。夫。而。禮。仲。夏。之。月。君。子。則。以。居。高。明。遠。眺。望。豈。非。觀。聖。人。之。道。必。去。耳。目。之。近。而。反。從。其。朔。者。哉。雲。臺。山。距。東。海。中。其。脈。來。自。岱。宗。故。與。日。觀。峰。對。峙。又。隔。海。爲。成。山。島。則。登。萊。斗。入。大。海。秦。漢。所。祀。日。主。處。爲。古。青。州。岬。夷。賓。日。出。之。所。相。望。鼎。立。故。于。觀。日。出。尤。奇。其。可。無。樓。樓。其。可。無。銘。銘。曰。

日。出。搏。桑。聖。出。東。方。萬。物。以。昌。永。維。百。谷。王。

吳敏樹君山月夜泛舟記 ○

秋月泛湖遊之上者。未有若周君山遊者之上也。不知古人曾有是事。否。而余平生以爲勝期。嘗以著之詩歌。今丁卯七月望夜。始得一爲之。初發棹。自龍口向香鑪。月升樹端。舟入金碧。偕者二僧。一客。及費甥坡孫也。南崖下。漁火數十星相接。續而西。次第過之。小船撈蝦者也。開上人指危崖一樹曰。此古樟。無慮十數圍。根抱一巨石。方丈餘。自郡城望山。見樹影獨出者。此是也。然月下舟中仰視之。殊不甚高大。余初識之。客黎君曰。蘇子瞻赤壁之遊。七月既望。今差一夕爾。余顧語坡孫。汝觀月不在斗牛間乎。因舉誦蘇賦十數句。又西出香鑪峽中。少北初發時。風東南來。至是斜背之。水益平不波。見灣碕。思可小泊。然且行過觀音泉口。響山前也。相與論地道通吳中。或說有神人金堂數百間。當在此下。耶。夜來月下。山水寂然。湘靈洞庭君。恍惚如可問者。又北入後湖。旋而東。水面對出。燈火光。岳州城也。雲起。

船側水上。潏潏然。平視之。已作橫長狀。稍上。乃不見。坡孫言。一日晚。自沙觜見後湖雲出水。白團團若車輪巨甕狀者十餘積。即此處也。然則此下近山根。當有雲孔穴。耶。山後無居人。有棚於坳者數家。洲人避水來者。也。數客舟泊之。皆無人聲。轉南出沙觜。穿水柳中。則老廟門矣。志稱山周七里。有奇。以余舟行緩。似不翅也。既泊。乃命酒肴。以子雞苦瓜拌之。月高中。天風起。浪作劇飲。當之。各逾本量。超上人守葦戒。裁少飲。噉梨數片。復入廟具茶來。夜分登岸。別超及黎。余四人尋山以歸。明日記。

曾國藩湖口縣楚軍水師昭忠祠記

咸豐八年七月。國藩將有事於浙江。道出湖口。廣東惠潮嘉道彭君雪琴。方庀局鳩工。建昭忠祠於石鐘山。祀楚軍水師之死事者。告余具疏上聞。八月疏入。報可。明年七月。國藩將有事於四川。再過湖口。

則祠工已畢。祀營官蕭節愍公捷三以下若干人。後楹祀勇丁若干人。其東爲浣香別墅。前曰聽濤眺雨之軒。後曰芸芍齋。齋後傅以小亭。曰且閒亭。亭下有小池。度梁而南。穿石洞東出。曰梅塢。迤西少陟山。曰鎖江亭。其西絕高。曰觀音閣。閣外曰魁星樓。僧徒居之。又西曰坡仙樓。刻蘇氏石鐘山記其上。憑高望遠。吐納萬景。一草一石。煥然增新矣。當楚軍水師之初立也。造舟始於衡陽。大戰始於湘潭。其後克岳州。下武昌。大破田家鎮。今福建提督楊君厚庵。與雪琴暨諸君子。喋血於狂風巨浪之中。燔逆舟以萬計。轉戰無前。可謂至順。其後官軍深入彭蠡之內。賊乘水涸。大塞湖口。遏我舟使。不得出。於是水師有外江內湖之分。內者守江西。外者援湖北。驍然若割肝膽而判爲楚越。終古不得合并。至咸豐七年九月。攻克湖口。兩軍復合。蓋相持三年之久。死傷數千人之多。僅乃舉之。方其戰爭之際。礮震肉飛。

血瀑石壁。士飢將困。窘若拘囚。羣疑衆侮。積淚漲江。以求奪此一關。而不可得。何其苦也。及乎祠成之後。裸薦鼓鐘。士女瞻拜。名花異卉。旖旎。啾。瑯。江。色。湖。光。呼。吸。萬。里。曠。然。若。不。復。知。兵。革。之。未。息。者。又。何。樂。也。時。乎。安。樂。雖。賢。者。不。能。作。無。事。之。顰。蹙。時。乎。困。苦。雖。達。者。不。能。作。違。衆。之。驩。欣。人。心。之。喜。戚。夫。豈。不。以。境。哉。吾。因。是。而。思。乎。豪。傑。用。兵。或。敵。一。生。之。力。擲。千。萬。人。之。性。命。以。爭。尺。寸。之。土。不。得。則。鬱。鬱。以。死。者。寧。皆。憂。斯。民。哉。亦。將。以。境。有。所。迫。而。勢。有。所。却。者。然。也。若。夫。喜。戚。一。主。於。己。不。遷。於。境。雖。處。富。貴。賤。貧。死。生。成。敗。而。不。少。移。易。非。君子。人。者。而。能。庶。幾。乎。余。昔。久。困。彭。蠡。之。內。蓋。幾。幾。不。能。自。克。感。彭。君。新。構。此。祠。有。登。臨。覽。觀。之。美。粗。爲。發。其。凡。焉。

吳汝綸深州風土記流寓○

甚哉名之不可以已夫。山川無好惡也。有賢豪遺蹟在焉。則爲名勝。

雖非其土所生而蹤跡所過後之人猶津津樂道之。隋以前尙矣。隋世經師劉焯劉炫爲著。世稱二劉。二劉皆嘗就武強交津橋劉智海家讀書十年。乃成儒業。金源之世。容城劉述字繼先。靜修先生之考也。貞祐之變。盡室南遷。天興元年。金汴京被圍。復奉親北還。五月五日至安平。六月二親連喪。遂留安平。至十二月始扶喪北發。是時述年二十六。後十七年乃生靜修先生。述留安平。凡七月。此州前代名人蹤跡止此。及明之季。世而宋登春張崙復皆客此州。登春以詩崙以畫皆有名於世。登春少孤貧。旣連喪。妻子女遂棄家。囊書遠遊。跨一蹇驢。徧行天下。嘗居江陵天鷺池。自號鷺池生。吳郡徐學謨守荊州。高其詩而友之。學謨去官。登春羽衣持鉢一至海上。訪學謨。自後絕不聞問。學謨以登春死久矣。遂爲作傳。後二十餘年。學謨以禮部尙書致仕歸。登春乃復過之。臨餞。託言觀潮趣舟。四十里許。自躍白。

波中時崇禎甲申歲也。登春詩。臨邑邢侗爲之序。康熙中。新河知縣王培立碑表里。刻其詩曰。宋布衣集。登春初棄家出遊。至安平故人。家故人客之。居二年。乃謝去。崙字在天。負才不羈。善畫。顧不輕作。當其得意。牧豎走卒。持斗酒。寸蔬。乞畫。輒與。畫及豪貴人。敦求之。非意所好。一筆不可得也。嘗爲人畫屏。勅其家。研多墨。以待積墨。汁盈盆。及崙過其家。但飲酒。酒盡。徑去。後至。復大呼。酒酒酣。撚絮濡墨。遍灑之。復去。去數日。復來。則就前灑墨。漬中圖蒲萄枝葉。森森然。圓實下垂。可掬。若有濃陰。香乳襲人襟袖。衆乃詫奇之。崙畫不知何師授。嘗風雪乘醉登城。四眺。人問之曰。吾學畫也。其畫冠絕一時。得者用相矜寵。始崙嘗客武強。久之不去。遂家焉。崇禎甲申。移家南宮。聞京師陷。麻衣慟哭。累日夜。賊陷南宮。遂遇害。宋登春張崙故。皆新河人。

國文課本

讀本第二冊

乙集二 宋元明文

都一十五首

宋祁慶歷兵錄序。

世之言兵者。本之軒轅。時書缺有間矣。夏商以來。乃能言之。緣井田作乘車。即鄉爲軍。因田爲蒐。周法則然。外制郡國。內疆京師。兵非虎符不得發。漢法則然。開府籍軍。混兵於農。使士皆土著。有格死無叛。上唐法則然。然晚周力分諸侯。其弊弱者常分。暴者常并。故分國相軋而亡。漢衰權假疆臣。其弊勢侔則疑。力寡其隨。故僭邦鼎峙而立。唐季亂生。置帥其弊樂故。羣不逞糜潰而爭。由是觀之。始未嘗不善。而後稍陵遲也。宋興。剗五姓餘亂。一天下之權。僭藩納地。梗帥嬰法。經武制衆。罔不精明。凡軍有四。一曰禁兵。殿前馬步三司隸焉。卒之

銳而剽者充之。或挽彊。或躡張。或戈船突騎。或投石擊刺。故處則衛
鎮。出則更戍。二曰廂兵。諸州隸焉。卒之力而悍者募之。天下已定。不
甚持兵。唯邊蠻夷者。時時與禁兵參屯。故專於服勞。間亦戍更。三曰
役兵。羣有司隸焉。人之游而惰者入之。若牧置。若漕輓。若管庫。若工
技業。壹事專故。處而無更。凡軍有額。居有營。有常廩。有橫賜。四曰民
兵。農之健而材者籍之。視鄉縣大小而爲之數。有部曲。無營壁。闕者
輒補。歲一閱焉。非軍興不得擅行此。國家制軍。大抵如此。然兵無常
帥。帥無常鎮。權不外。假力不它。分此其所以維萬方。愴四夷。鼓行無
前。而對天下者也。慶歷五年。今參預貳卿。濟陽丁公。以壯猷宿望。進
使樞省。惟是本兵柄。按軍志。無不在焉。而叢分几閣。非甚有紀。公乃
搜次首末。鉤考纖微。掇其攻守戰者。爲禁兵。民兵。兵錄五篇。合羣曹
所分。擿諸條所隱。彙而聯之。部分班如也。離而件之。區處戢如也。彌

衆而易見。愈詳而不繁。雖伍符猥并。邊瑣曲折。歲列廢置。月比耗登。披文指要。坐帷而判。蓋簡稽之決要。蒐乘之總凡。錄成乃上於官。且俾叙作者之意。謹按軍篇之首。公各述所由。前創後因。聖繼神承。既有第矣。近衛別錄。示有尊也。餘軍弗載。略所緩也。文約事明。成一王法。惟公達練。多聞以忠。力自結於上。處機宥不周。歲擢貳鉉。台曝誠明。翊權綱。有德有言。天子之寶。臣歟。

宋司馬光釋迺

或謂迺夫曰。子之言太迺。於世無益也。迺夫曰。子知迺之無益。而不知其爲益。且大也。子知迺之有益。而不知其爲損。亦大也。子不見夫樹木者乎。樹之一年而伐之。則足以給薪蘇而已。三年而伐之。則足以爲桷。五年而伐之。則足以爲楹。十年而伐之。則足以爲棟。夫豈非收功愈遠。而爲利愈大乎。古之人。惟其道闕大而不能狹也。其志遠。

奧而不能邇也。其言崇高而不能卑也。且以所適齟齬而或窮爲布衣貧賤困苦以終其身。然其遺風餘烈數百千年而人猶以爲法。曩使其人狹道以求容邇志以取合卑言以趨功。雖當時貴爲卿相利止於其躬榮盡於其身。惡得餘澤以及後世哉。如余者患不能迺而已矣。迺何病哉。

張載西銘

乾稱父。坤稱母。予茲藐焉。乃渾然中處。故天地之塞。吾其體。天地之帥。吾其性。民吾同胞。物吾與也。大君者。吾父母宗子。其大臣宗子之家相也。尊高年。所以長其長。慈孤弱。所以幼其幼。聖其合德。賢其秀也。凡天下疲癯殘疾。惇獨鰥寡。皆吾兄弟之顛連而無告者也。于時保之子之翼也。樂且不憂。純乎孝者也。違曰悖德。害仁曰賊。濟惡者不才。其踐形惟肖者也。知化則善述其事。窮神則善繼其志。不愧屋

漏爲無忝。存心養性爲匪懈。惡旨酒。崇伯子之顧養。育英才。穎封人之錫類。不弛勞而底豫。舜其功也。無所逃而待烹。申生其恭也。體其受而歸全者。參乎。勇於從而順令者。伯奇也。富貴福澤將厚。吾之生也。貧賤憂戚庸玉女於成也。存吾順事。沒吾寧也。

歐陽修瀧岡阡表

嗚呼。惟我皇考崇公。卜吉於瀧岡之六十年。其子修始克表於其阡。非敢緩也。蓋有待也。修不幸。生四歲而孤。太夫人守節自誓。居貧自力於衣食。以長以教。俾至於成人。太夫人告之曰。汝父爲吏廉而好施與。喜賓客。其俸祿雖薄。常不使有餘。曰。毋以是爲吾累。故其亡也。無一瓦之覆。一壠之植。以庇而爲生。吾何恃而能自守耶。吾於汝父。知其一二。以有待於汝也。自吾爲汝家婦。不及事吾姑。然知汝父之能養也。汝孤而幼。吾不能知汝之必有立。然知汝父之必將有後也。

吾之始歸。汝父免於母喪。方逾年。歲時祭祀。則必涕泣。曰：祭而豐。不如養之薄也。間御酒食。則又涕泣。曰：昔常不足。而今有餘。其何及也。吾始一二見之。以爲新免於喪。適然耳。旣而其後常然。至其終身。未嘗不然。吾雖不及事姑。而以此知汝父之能養也。汝父爲吏。嘗夜燭治官書。屢廢而歎。吾問之。則曰：此死獄也。我求其生。不得。爾。吾曰：生可求乎。曰：求其生。而不得。則死者與我皆無恨也。矧求而有得耶。以其有得。則知不求而死者有恨也。夫常求其生。猶失之死。而世常求其死也。回顧乳者抱汝而立於傍。因指而歎曰：術者謂我歲行在戌。將死。使其言然。吾不及見兒之立也。後當以我語告之。其平居教他子弟。嘗用此語。吾耳熟焉。故能詳也。其施於外事。吾不能知。其居於家。無所矜飾。而所爲如此。是真發於中者耶。嗚呼。其心厚於仁者耶。此吾知汝父之必將有後也。汝其勉之。夫養不必豐。要於孝。利雖不

得溥於物。要其心之厚於仁。吾不能教汝。此汝父之志也。修泣而志之。不敢忘。先公少孤。力學。咸平三年。進士及第。爲道州判官。泗綿二州推官。又爲泰州判官。享年五十。有九。葬沙溪之瀧岡。太夫人姓鄭氏。考諱德儀。世爲江南名族。太夫人恭儉仁愛而有禮。初封福昌縣太君。進封安樂安康彭城三郡太君。自其家少微時。治其家以儉約。其後常不使過之。曰。吾兒不能苟合於世。儉薄所以居患難也。其後修貶夷陵太夫人言笑自若。曰。汝家故貧賤也。吾處之有素矣。汝能安之。吾亦安矣。自先公之亡二十年。修始得祿而養。又十有二年。列官於朝。始得贈封其親。又十年。修爲龍圖閣直學士。尙書吏部郎中。留守南京。太夫人以疾終於官舍。享年七十有二。又八年。修以非才入副樞密。遂參政事。又七年而罷。自登二府。天子推恩褒其三世。蓋自嘉祐以來。逢國大慶。必加寵錫。皇曾祖府君累贈金紫光祿大夫。

太師中書令曾祖妣累封楚國太夫人。皇祖府君累贈金紫光祿大夫。太師中書令兼尚書令祖妣累封吳國太夫人。皇考崇公累贈金紫光祿大夫。太師中書令兼尚書令皇妣累封越國太夫人。今上初郊。皇考賜爵爲崇國公。太夫人進號魏國。於是小子修泣而言曰。嗚呼。爲善無不報。而遲速有時。此理之常也。惟我祖考積善成德。宜享其隆。雖不克有於其躬。而賜爵受封。顯榮褒大。實有三朝之錫。命是足以表見於後世。而庇賴其子孫矣。乃列其世譜。具刻於碑。旣又載吾皇考崇公之遺訓。太夫人之所以教。而有待於修者。併揭於阡。俾知夫小子修之德薄能鮮。遭時竊位。而幸全大節。不辱其先者。其來有自。熙寧三年歲次庚戌。四月辛酉朔十有五日乙亥。男推誠保德崇仁翊戴功臣觀文殿學士特進行兵部尚書知青州軍州事兼管內勸農使充京東東路安撫使上柱國樂君郡開國公食邑四千三

百戶食實封一千二百戶修表。

蘇軾志林 魯隱公 ○

公子翬請殺桓公以求大宰。隱公曰：爲其少故也。吾將授之矣。使營菟裘。吾將老焉。翬懼。反譖公於桓公而弑之。蘇子曰：盜以兵擬人人。必殺之。夫豈獨其所擬塗之人。皆捕擊之矣。塗之人與盜。非仇也。以爲不擊則盜且並殺己也。隱公之智。曾不若是塗之人也。哀哉。隱公。惠公繼室之子也。其爲非嫡。與桓均爾。而長於桓。隱公追先君之志。而授國焉。可不謂仁乎。惜乎。其不敏於智也。使隱公誅翬。而讓桓。雖夷齊。何以尙茲。驪姬欲殺申生。而難里克。則施優來之。二世欲殺扶蘇。而難李斯。則趙高來之。此二人之智。若出一人。而其受禍亦不少。異里克。不免於惠公之誅。李斯。不免於二世之虐。皆無足哀者。吾獨表而出之。以爲世戒。君子之爲仁義也。非有計於利害。然君子之所。

爲義利常兼而小人反是。李斯聽趙高之謀，非其本意，獨畏蒙氏之奪其位，故勉而聽高使斯聞高之言，即召百官陳六師而斬之。其德於扶蘇，豈有既乎？何蒙氏之足憂，釋此不爲，而具五刑於市，非下愚而何？嗚呼！亂臣賊子，猶蝮虺也。其所螫草木，猶足殺人，況其所噬齧者歟？鄭小同爲高貴鄉公侍中，嘗詣司馬師，師有密疏未屏也。如廁還，問小同見吾疏乎？曰：不見。師曰：甯我負卿，無卿負我。遂酖之。王允之從王敦夜飲，辭醉先寢。敦與錢鳳謀逆，允之已醒，悉聞其言。慮敦疑己，遂大吐，衣面皆汗。敦果照視之，見允之臥吐中，乃已。哀哉！小同殆哉！岌岌乎允之也。孔子曰：危邦不入，亂邦不居，有以也。夫吾讀史，得魯隱公、晉里克、秦李斯、鄭小同、王允之五人，感其所遇禍福如此，故特書其事。後之君子，可以觀覽焉。

王安石答韶州張殿丞書。

某啓伏蒙再賜書示及先君韶州之政爲吏民稱誦至今不絕傷今之士大夫不盡知又恐史官不能記載以次前世良吏之後此皆不肖之孤言行不足信於天下不能推揚先人之功緒餘烈使人人得聞知之所以夙夜愁痛疚心疾首而不敢息者以此也先人之存某尙少不得備聞爲政之迹然嘗侍左右尙能記誦教誨之餘蓋先君所存嘗欲大潤澤於天下一物枯槁以爲身羞大者旣不得試已試乃其小者耳小者又將泯沒而無傳則不肖之孤罪大釁厚矣尙何以自立於天地之間耶閣下勤勤惻惻以不傳爲念非夫仁人君子樂道人之善安能以及此自三代之時國各有史而當時之史多世其家往往以身死職不負其意蓋其所傳皆可考據後旣無諸侯之史而近世非尊爵盛位雖雄奇儁烈道德滿衍不幸不爲朝廷所稱輒不得見於史而執筆者又雜出一時之貴人觀其在廷論議之時

人人得講其然。不尙或以忠爲邪。以異爲同。誅當前而不慄。訕在後而不羞。苟以鑿其忿好之心而止耳。而況陰挾翰墨以裁前人之善。惡疑可以貸。褒似可以附。毀往者不能訟。當否生者不得論。曲直賞罰。謗譽又不施。其間以彼其私。獨安能無欺於冥昧之間。邪善旣不盡傳。而傳者又不可盡信。如此。唯能言之君子。有大公至正之道。名實足以信後世者。耳目所遇。一以言載之。則遂以不朽於無窮耳。伏惟閣下於先人。非有一日之雅。餘論所及。無黨私之嫌。苟以發潛德爲己事。務推所聞。告世之能言而足信者。使得論次以傳焉。則先君之不得列於史官。豈有限哉。

曾鞏越州趙公救菑記

◎

熙寧八年夏。吳越大旱。九月。資政殿大學士右諫議大夫知越州趙公。前民之未饑。爲書問屬縣。菑所被者幾鄉。民能自食者有幾。當廩

於官者幾人。溝防構築可儼民使治之者幾所。庫錢倉粟可發者幾何。富人可募出粟者幾家。僧道士食之羨粟書於籍者其幾具存。使各書以對而謹其備。州縣吏錄民之孤老疾弱不能自食者二萬一千九百餘人。以告故事。歲廩窮人當給粟三千石而止。公斂富人所輸及僧道士食之羨者得粟四萬八千餘石。佐其費。使自十月朔人受粟日一升。幼小半之。憂其衆相躁也。使受粟者男女異日。而人受二日之食。憂其且流亡也。於城市郊野爲給粟之所。凡五十有七。使各以便受之。而告以去其家者勿給。計官爲不足用也。取吏之不在職而寓於境者。給其食而任以事。不能自食者有是具也。能自食者爲之告富人。無得閉糶。又爲之出官粟得五萬二千餘石。平其價予民。爲糶粟之所凡十有八。使糶者自便。如受粟。又儼民完城四千一百丈。爲工三萬八千。計其備與錢。又與粟再倍之。民取息錢者告富

人縱予之而待熟。官爲責其償。棄男女者。使人得收養之。明年春大疫。爲病坊。處疾病之無歸者。募僧二人。屬以視醫藥飲食。令無失所。時凡死者。使在處隨收瘞之。法廩窮人。盡三月當止。是歲盡五月而止。事有非便文者。公一以自任。不以煩其屬。有上請者。或便宜多。輒行。公於此時。蚤夜憊心力不少懈。事鉅細必躬親。給病者藥食。多出私錢。民不幸罹旱疫。得免於轉死。雖死得無失斂埋。皆公力也。是時旱疫被於吳越。民饑饉疾厲。死者殆半。菑未有鉅於此也。天子東向。憂勞州縣。推布上恩。人人盡其力。公所拊循。民尤以爲得其依歸。所以經營綏輯。先後始終之際。委曲纖悉。無不備者。其施雖在越。其仁足以示天下。其事雖行於一時。其法足以傳後。蓋菑沴之行。治世不能使之無。而能爲之備。民病而後圖之。與夫先事而爲計者。則有間矣。不習而有爲。與夫素得之者。則有間矣。予故采於越。得公所推行。

樂爲之識其詳。豈獨以慰越人之思。將使吏之有志於民者。不幸而遇歲之蓄。推公之所已試。其科條可不待頌而具。則公之澤。豈小且近乎。公元豐二年。以大學士加太子少保致仕。家于衢。其直道正行。在于朝廷。豈弟之實在於身者。此不著。著其荒政。可師者。以爲越州趙公救菑記云。

元戴侗六書故序○

侗也。聞諸先人曰。學莫大乎格物。格物之方。取數多者。書也。天地萬物。古今萬事。皆聚於書。書之多。學者常病乎不能盡通。雖然。有文而後有辭。書雖多。總其實。六書而已。六書既通。參伍以變。觸類而長。極文字之變。不能逃焉。故士惟弗學。學必先六書。古之教者。子生十年。始入小學。則教以六書。六書也者。入學之門。戶學者之所同先也。以爲小學者過矣。由秦而下。六書之學遂廢。雖有學焉者。往往支離傳

會而不適於通。至於曲藝小技。下爲曹伍。故士益不屑。而其學益不講。千載而下。殆無傳焉。夫不明於文。而欲通於辭。不通於辭。而欲得於意。是聾於律。而議樂。盲於度。而議器也。亦誣而已矣。先人既以是教於家。且欲因許氏之遺文。訂其得失。以傳於家塾。而不果成。小子懼先志之墜。爰撫舊聞。輯成三十三卷。通釋一卷。其所不知。固闕如也。即其所知。亦焉敢自是乎哉。姑藏家塾。以俟君子。

明宋濂畫原○

史皇與蒼頡。皆古聖人也。蒼頡造書。史皇制畫。書與畫。非異道也。其初一致也。天地初開。萬物化生。自色自形。總總林林。莫得而名也。雖天地亦不知其所以名也。有聖人者出。正名萬物。高者謂何。卑者謂何。動者謂何。植者謂何。然後可得而知之也。於是上而日月風霆雨露霜雪之形。下而河海山嶽草木鳥獸之著。中而人事離合物理盈

虛之分神而變之化而宜之固已達民用而盡物情然而非書則無記載非畫則無彰施斯二者其亦殊途而同歸乎吾故曰書與畫非異道也其初一致也且書以代結繩功信偉矣至於辨章服之有制畫衣冠以示警飭車輅之等威表旛旒之後先所以彌綸其治具匡贊其政原者又烏可以廢之哉畫繪之事統於冬官而春官外史專掌書令其意可見矣况六書首之以象形象形乃繪事之權輿形不能盡象而後諧之以聲聲不能盡諧而後會之以意意不能以盡會而後指之以事事不能以盡指而後轉注假借之法興焉書者所以濟畫之不足者也使畫可盡則無事乎書矣吾故曰書與畫非異道也其初一致也古之善繪者或畫詩或圖孝經或貌爾雅或像論語暨春秋或著易象皆附經而行猶未失其初也下逮漢魏晉梁之間講學之有圖問禮之有圖烈女仁智之有圖致使圖史並傳助名教

而翼羣倫亦有可觀者焉。世道日降，人心寢不古若，往往溺志於車馬士女之華，怡神於花鳥蟲魚之麗，游情於山林水石之幽，而古之意益衰矣。是故顧陸以來，是一變也。閻吳之後，又一變也。至於關李范三家者出，又一變也。譬之學書者，古籀篆隸之芒昧，而惟俗書之姿媚者是耽，是玩，豈其初意之使然哉？雖然，非有卓然拔俗之姿，亦未易言此也。南徐徐君景暘，工書史，善吟古今詩，信爲才丈夫也。旁通繪事，一時賢公卿皆與之遊，名稱藉甚。有薦於朝者，景暘以母老不仕，予尤愛景暘者。於其別去，故作畫原以贈焉。嗚呼！易有之，聖人有以見天下之賾，而擬諸形容，象其物宜，是故謂之象。然象之事，又有包乎陰陽之妙理者，誠可謂至重矣。景暘其亦知所重乎哉。

王徵遠西奇器圖說錄最序。

奇器圖說者，遠西諸儒攜至，乃其國圖書七千餘部之一支。又其一

支中千百之什一耳。余不敏，竊嘗仰窺制器尙象之旨，而深味乎璇璣玉衡之作，規天條地七政咸在，萬禩不磨，奇哉蔑以尙已。考工指南而後，代有哲匠，然自化人奇肱外，巧絕弗傳，而木牛流馬，遂擅千古，予甚慕之，不揣固陋，妄製虹吸鶴飲輪壺代耕及自轉磨自行車諸器，見者亦頗稱奇，然于余心未甚快也。偶讀職方外紀所載，有絕非見聞所及者，如云：多勒多城，在山巔，取山水甚艱，近百年內，有巧者製一水器，能運水直上山城，不賴人力，而晝夜轉運也。又云：亞而幾墨得者，天文師也，承國王命造一航海大船舶，成將下之海，計雖傾一國之力，用牛馬駱駝千萬，莫能運也。幾墨得營作巧法，第令王一舉手引之，舶如山岳轉動，須臾即下海矣。又造一自動渾天儀，其七政各有本動，凡列宿運行之遲疾，一一與天無二儀，以玻璃爲之，悉可透視，職方外紀者，西儒艾先生所作，言當不妄。余私竊嚮往。

曰。嗟乎。何緣得當吾世。而一觀此器哉。丙寅冬。余補銓如都。會龍精華鄧函璞湯道未三先生。以候旨脩曆寓舊邸。余得朝夕晤。因述外紀質之。三先生曰。諸器甚多。悉著圖說。見可覽也。奚敢妄。余亟索觀。凡千百餘種。其器多用小力。轉大重。或使升高。或令行遠。或資修築。或運芻餉。或便泄注。或上下舫舶。或預防災祲。或潛遇物害。或自春自解。或生響。生風。無不備具有用。人力。物力者。有用。風力。水力者。有用。輪盤有用。關捩有用。空虛有用。重爲力者。圖皆精。莫比。惟其說爲西文。雖余嚮在里中。得金四表先生授余西文字母字父。略知音響。顧文義仍茫然也。因亟請譯。鄧曰。凡器先有度數。因度而生測量。因數而生計算。因測量計算而有比例。因比例而後可以窮物理。理得而後法可立也。不知測量計算則必不得比例。不得比例則圖說難通。測量別有專書。算指具在同文。比例亦大都見幾何原本中。先

生既爲余指隸度數梗概。因取諸器圖說全帙。分類口授。余信筆疾書。不次不文。期簡明便人人覽閱。或不甚切。民生日用。非國家工作急需。則不錄。錄其最切要者。器誠切矣。或作法難。或一器而螺絲太多。非工匠所能。或工費甚鉅者。則不錄。錄其最簡便者。器俱切俱便矣。而一法多種。一種多器。或重或繁。則不錄。錄其最精妙者。錄既成。輒名爲遠西奇器圖說錄最云。

魏學洵核舟記

明有奇巧人曰王叔遠。能以徑寸之木。爲宮室器皿人物。以至鳥獸木石。罔不因勢象形。各具情態。嘗貽余核舟一。蓋大蘇泛赤壁云。舟首尾長約八分有奇。高可二黍許。中軒被者爲艙。簾篷覆之。旁開小窗。左右各四。共八扇。啓牕而觀。雕欄相望。閉之。則右刻山高月小。水落石出。左刻清風徐來。水波不興。石青糝之。船頭坐三人。中峨冠而

多髯者爲東坡。佛印居右。魯直居左。蘇黃共閱一手卷。東坡右手執卷端。左手撫魯直背。魯直左手執卷末。右手指卷。如有所語。東坡現右足。魯直現左手。各微側。其兩膝相比者。各隱卷底衣褶中。佛印絕似彌勒。袒胸露乳。矯首昂視。神情與蘇黃不屬。臥右膝。屈右臂支船。而豎其左膝。右臂掛念珠倚之。珠可歷歷數也。舟尾橫臥一楫。楫左右舟子各一人。居右者椎髻仰面。左手倚一衡木。右手攀右趾。若嘯呼狀。居左者右手執蒲葵扇。左手撫爐。爐上有壺。其人視端容寂。若聽茶聲。然其船背稍夷。則題名其上。文曰：天啓壬戌秋日。虞山王毅叔遠甫刻。細若蠅足。鉤畫了了。其色墨。又用篆章一文曰：初平山人。其色丹。通計一舟爲人五。爲牕八。爲箬篷。爲櫂。爲爐。爲壺。爲手卷。爲念珠。各一對。聯題名並篆文爲字。共三十有四。而計其長。曾不盈寸。蓋簡桃核修狹者爲之。魏子詳矚既畢。詫曰：嘻。其亦靈怪矣哉。莊列

所載稱驚猶鬼神者良多。然不有游削於不寸之質而須麋瞭然者。假有人焉。舉我言以復於我。亦必疑其誑。乃今親覩之。繇斯以觀。棘刺之端。未必不可爲母猴也。嘻。技亦靈怪矣哉。

歸有光陶節婦傳

陶節婦方氏。崑山人。陶子舸之妻。歸陶氏期年。而子舸死。婦悲哀欲自經。或責以姑在。因俛默久之。遂不復言死。而事姑日謹。姑亦寡居。同處一室。夜則同衾而寢。姑婦相憐甚。然欲死其夫不能。一日忘也。爲子舸卜葬地。名清水灣。術者言其不利。婦曰。清水名美。何爲不可以葬。時夫弟之西山買石。議獨爲子舸穴。婦即自買磚穴其旁。已而姑病痢。六十餘日。晝夜不去側。時尙秋暑。穢不可聞。常取中裙廁。自浣洒之。家人有顧而吐。婦曰。果臭耶。吾日在側。誠不自覺。然聞病人溺臭。則可生。因自喜。及姑病日殆。度不可起。先悲哀不食者五日。

姑死含殮畢。先是子舸兄弟三人。仲弟子舫亦前死。尙有少弟。於是諸婦在喪次。子舫妻言。姑亡後。不知所以爲身計。婦曰。吾與若易處耳。獨小孀共叔主祭。持陶氏門戶。歲月遙遙。不可知此可念也。因相向悲泣。頃之入室。屑金和水服之。不死。欲投井。井口隘。不能下。夜二鼓。呼小婢隨行。至舍西。給婢還。自投水。水淺。乍沈。乍浮。月明中。婢從草間望見之。旣死。家人得其屍。以面沒水。色如生。兩手持菱根。固甚不可解也。婦年十八嫁子舸。十九喪夫。事姑九年。而與其姑同日死。卒葬之清水灣。在縣南千墩浦上。

贊曰。婦以從夫爲義。假令節婦遂隨子舸死。而世猶將賢之。獨濡忍以俟其母之終。其誠孝。概之于古人。何愧哉。初。婦父玉岡。爲蘄水令。將之官。時子舸已病。卜嫁之。大吉。遂歸焉。人特以婦爲不幸。卒其所成爲門戶之光。豈非所謂吉祥者耶。

王猷定錢烈女墓誌銘○

揚州有死節而火葬於卞忠貞祠南十五步爲鎮江錢烈女之墓烈女死明宏光乙酉四月二十七日五日乃火以家於忠貞祠即其地爲墓當其死告於父無葬此土以尸投火父如其言南昌王猷定客揚州與里人談乙酉事輒爲詩文弔之歲丙申春其父乞余銘痛哭言曰吾老人無兒自吾女死而老人不欲生也城破督師史公率兵趨東門女決其必死已持刀欲自剄余挽其手積薪以焚余又奪去結纒絲絕纒又斷余皇急不知所出不得已乃予以藥曰汝姑視緩急可也猷定爲之感泣時賓客聞者皆流涕又言曰嗚乎老人十年以來頭童然秃且盡而視聽茫然而肝肺崩裂如沸如屠然每憶吾女吞藥不得死吾老人不知生之可戀而死之可悲也兵入以戈刺牀下數刺數抵其隙乃去不知女反匿牀下藥發喘不絕余與老妻

抱之痛強飲以水不死。女泣謂余曰：兒必死，無緩兒爲也。兒受生，養十六年。父母又無男兒，不能與父母相養，以生相待，以老俾至於終身。而今使父母收我骨，目不瞑矣。父老祖宗之不血食，家世江南，當與母勉圖歸計耳。時注水庭中，立起以頭投水。水淺，自頂以上不及頸。余力持之起，目瞪口瀉，水如注。是時雨甚，門外馬蹄踐血與泥聲濺濺，比屋殺人，焚廬火四起。夜女以紙漬水塞口鼻，強余手閉其氣，令絕。余心慟，手不能舉。又解衣帶強母縊之。母倉卒走出，聞足擊牀閣，閣鳴乎死矣。猷定聞益悲，忍不銘。烈女名淑賢，父爲鎮江錢公應式。母卞氏，公善醫，活人者衆。女死後，受兵槌刃數十，不死。兵縛公欲殺，以手格之，皆仆地，反得免。卞時病甚，亦受刃，久之復甦，人以爲女之陰助。云銘曰：

三光絕一炬，烈后土爭之。土欲裂，瘞爾於忠貞之旁。麗重離以照四

方之缺。

顧炎武方音

日知錄

五方之語雖各不同。然使友天下之士而操一鄉之音。亦君子之所不取也。故仲由之諺。夫子病之。馭舌之人。孟子所斥。而宋書謂高祖雖累葉江南。楚言未變。雅道風流。無聞焉爾。又謂長沙王道憐。素無才能。言音甚楚。舉止施爲。多諸鄙拙。世說言劉眞長見王丞相。旣出人問。見王公云。何答曰。未見他異。惟聞作吳語耳。又言王大將軍年少時。舊有田舍名。語音亦楚。又言支道林入東。見王子猷兄弟。還人問。見諸王何如。答曰。見一羣白項烏。但聞喚啞啞聲。北史謂丹陽王劉昶。呵罵僮僕。音雜夷夏。雖在公坐。諸王每侮弄之。夫以創業之君。中興之相。不免時人之議。而況於士大夫乎。北齊楊愔稱裴讞之曰。河東士族。京官不少。惟此家兄弟。全無鄉音。其所賤可知矣。至於著

書。作。文。尤。忌。俚。俗。公。羊。多。齊。言。淮。南。多。楚。語。若。易。傳。論。語。何。嘗。有。一。字。哉。若。乃。講。經。授。學。彌。重。文。言。是。以。孫。詳。蔣。顯。會。習。周。官。而。音。乖。楚。夏。則。學。徒。不。至。李。業。興。學。問。深。博。而。舊。音。不。改。則。爲。梁。人。所。笑。鄴。下。人。士。音。辭。鄙。陋。風。操。蚩。拙。則。顏。之。推。不。願。以。爲。兒。師。是。則。惟。君。子。爲。能。通。天。下。之。志。蓋。必。自。其。發。言。始。也。

顧炎武與葉訶菴書

去冬韓元少書來言曾欲與執事薦及鄙人已而中止頃聞史局中復有物色及之者無論昏耄之資不能黽勉從事而執事同里人也一生懷抱敢不直陳之左右先妣未嫁過門養姑抱嗣爲吳中第一奇節蒙朝廷旌表國亡絕粒以女子而蹈首陽之烈臨終遺命有無仕異代之言載於誌狀故人人可出而炎武必不可出矣記曰將貽父母令名必果將貽父母羞辱必不果七十老翁何所求正欠一死

若必相逼則以身殉之矣。一死而先妣之大節愈彰於天下。使不類之子得附以成名。此亦人生難得之遭逢也。謹此奉聞。

乙集二終

國文課本

讀本第二冊

乙集二

宋元明文

二十九

原底本缺此頁

動。圓。靜。圓。以。終。身。乎。吾。豈。次。山。之。友。也。元。子。召。季。川。謂。曰。吾。自。嬰。兒。戲。圓。公。植。尙。辱。我。言。絕。忽。乎。吾。與。汝。圓。以。應。物。圓。以。趨。時。非。圓。不。預。非。圓。不。爲。公。植。其。操。矛。戟。刑。我。乎。

韓愈張中丞傳後叙

元和二年四月十三日夜。愈與吳郡張籍。閱家中舊書。得李翰所爲張巡傳。翰以文章自名。爲此傳頗詳密。然尙恨有闕者。不爲許遠立傳。又不載雷萬春事首尾。遠雖材若不及巡者。開門納巡。位本在巡上。授之柄而處其下。無所疑忌。竟與巡俱守死。成功名。城陷而虜。與巡死先後異耳。兩家子弟材智下。不能通知二父志。以爲巡死而遠就降。疑畏死而辭服於賊。遠誠畏死。何苦守尺寸之地。食其所愛之肉。以與賊抗而不降乎。當其圍守時。外無虻蟻。子之援。所欲忠者。國與主耳。而賊語以國亡主滅。遠見救援不至。而賊來益衆。必以其

言爲信外無待而猶死守人相食且盡雖愚人亦能數日而知死處矣遠之不畏死亦明矣烏有城壞其徒俱死獨蒙愧恥求活雖至愚者不忍爲嗚呼而謂遠之賢而爲之耶說者又謂遠與巡分城而守城之陷自遠所分始以此詬遠此又與兒童之見無異人之將死其藏腑必有先受其病者引繩而絕之其絕必有處觀者見其然從而尤之其亦不達於理矣小人之好議論不樂成人之美如是哉如巡遠之所成就如此卓卓猶不得免其他則又何說當二公之初守也寧能知人之卒不救棄城而逆遁苟此不能守雖避之他處何益及其無救而且窮也將其創殘餓羸之餘雖欲去必不達二公之賢其講之精矣守一城捍天下以千百就盡之卒戰百萬日滋之師蔽遮江淮沮遏其勢天下之不亡其誰之功也當是時棄城而圖存者不可一二數擅強兵坐而觀者相環也不追議此而責二公以死守亦

見其自比於逆亂。設淫辭而助之攻也。愈嘗從事於汴徐二府。屢道於兩府間。親祭於其所謂雙廟者。其老人往往說巡遠時事云。南霽雲之乞救於賀蘭也。賀蘭嫉巡遠之聲威。功績出己上。不肯出師救愛霽雲之勇且壯。不聽其語。彊留之。具食與樂。延霽雲坐。霽雲慷慨語曰。雲來時。睢陽之人不食月餘日矣。雲雖欲獨食。義不忍。雖食且不下咽。因拔所佩刀。斷一指。血淋漓。以示賀蘭。一座大驚。皆感激爲雲泣下。雲知賀蘭終無爲。雲出師意。即馳去。將出城。抽矢射佛寺浮屠。矢著其上。輒半箭曰。吾歸破賊。必滅賀蘭。此矢所以志也。愈貞元中過泗州。船上人猶指以相語。城陷。賊以刃脅降巡。巡不屈。即牽去。將斬之。又降霽雲。雲未應。巡呼雲曰。南八男兒死耳。不可爲不義。屈雲笑曰。欲將以有爲也。公有言。雲敢不死。即不屈。張籍曰。有于嵩者。少依於巡。及巡起事。嵩常在圍中。籍大歷中於和州烏江縣見嵩。嵩

時年六十餘矣。以巡初嘗得臨渙縣尉。好學無所不讀。籍時尚小。粗問巡遠事。不能細也。云。巡長七尺餘。鬚髯若神。嘗見嵩讀漢書。謂嵩曰。何爲久讀此。嵩曰。未熟也。巡曰。吾於書。讀不過三徧。終身不忘也。因誦嵩所讀書。盡卷不錯一字。嵩驚。以爲巡偶熟此卷。因亂抽他帖。以試。無不盡然。嵩又取架上諸書。試以問巡。巡應口誦無疑。嵩從巡久。亦不見巡常讀書也。爲文章。操紙筆立書。未嘗起草。初守睢陽時。士卒僅萬人。城中居人戶亦且數萬。巡因一見問姓名。其後無不識者。巡怒鬚髯。輒張及城。陷賊縛巡等數十人。坐且將戮。巡起旋。其衆見巡起。或起。或泣。巡曰。汝勿怖。死命也。衆泣不能仰視。巡就戮時。顏色不亂。陽陽如平常。遠寬厚長者。貌如其心。與巡同年生。月日後於巡。呼巡爲兄。死時年四十九。嵩貞元初。死於亳宋間。或傳嵩有田在亳宋間。武人奪而有之。嵩將詣州訟理。爲所殺。嵩無子。張籍云。

韓愈畫記◎

雜古今人物小畫共一卷。騎而立者五人。騎而被甲載兵立者十人。一人騎執大旗前立。騎而被甲載兵行且下牽者十人。騎且負者二人。騎執器者二人。騎擁田犬者一人。騎而牽者二人。騎而驅者三人。執羈勒立者二人。騎而下倚馬臂隼而立者一人。騎而驅涉者二人。徒而驅牧者二人。坐而指使者一人。甲冑手弓矢鐵鉞植者七人。甲冑執幟植者十人。負者七人。偃寢休者二人。甲冑坐睡者一人。方涉者一人。坐而脫足者一人。寒附火者一人。雜執器物役者八人。奉壺矢者一人。舍而具食者十有一人。挹且注者四人。牛牽者二人。驢驅者四人。一人杖而負者。婦人以孺子載而可見者六人。載而上下者三人。孺子戲者九人。凡人之事三十有二。爲人大小百二十有三。而莫有同者焉。馬大者九匹。於馬之中又有上者下者行者牽者涉者。

陸者。翹者。顧者。鳴者。寢者。訛者。立者。人立者。斲者。飲者。溲者。陟者。降者。痒磨樹者。噓者。嗅者。喜相戲者。怒相隄齧者。秣者。騎者。驟者。走者。載服物者。載狐兔者。凡馬之事。二十有七。爲馬大小八十有三。而莫有同者焉。牛大小十一。頭囊駝三頭。驢如囊駝之數。而加其一焉。隼一。犬。羊。狐。兔。麋。鹿。共三十旃。車三兩。雜兵器弓矢。旌旗刀劍矛楯弓服矢房甲冑之屬。餅孟簞笠筐筥錡釜飲食服用之器。壺矢博奕之具。二百五十有一。皆曲極其妙。貞元甲戌年。余在京師。甚無事。同居有獨孤生申叔者。始得此畫。而與余彈碁。余幸勝而獲焉。意甚惜之。以爲非一工人之所能運思。蓋蔡集衆工之所長耳。雖百金。不願易也。明年出京師。至河陽。與二三客論畫品格。因出而觀之。座有趙侍御者。君子人也。見之戚然。若有感然。少而進曰。噫。余之手摸也。亡之且二十年矣。余少時常有志乎茲事。得國本。絕人事。而摸得之。遊闕

中而喪焉。居閑處獨。時往來。余懷也。以其始爲之勞而夙好之篤也。今雖遇之力不能爲已。且命工人存其大都焉。余旣甚愛之。又感趙君之事。因以贈之。而記其人物之形狀與數。而時觀之以自釋焉。

韓愈貞曜先生墓誌銘。

唐元和九年。歲在甲午八月己亥。貞曜先生孟氏卒。無子。其配鄭氏以告。愈走位哭。且召張籍會哭。明日。使以錢如東都。供葬事。諸嘗與往來者咸來哭弔。韓氏遂以書告興元尹。故相餘慶。閏月。樊宗師使來弔。告葬期。徵銘。愈哭曰。嗚呼。吾尙忍銘吾友也。夫興元人以幣如孟氏賻。且來商家事。樊子使來速銘曰。不則無以掩諸幽。乃序而銘之。先生諱郊。字東野。父庭玢。娶裴氏女。而選爲崑山尉。生先生。及二季。艷郢而卒。先生生六七年。端序則見。長而愈。騫涵而揉之。內外完好。色夷氣清。可畏而親。及其爲詩。劇目鉢心。刃迎縷解。鉤章棘句。摛

擢胃腎神施鬼設閒見層出唯其大翫於詞而與世抹撥人皆切切我獨有餘有以後時開先生者曰吾旣擠而與之矣其猶足存邪年幾五十始以尊夫人之命來集京師從進士試旣得即去間四年又命來選爲溧陽尉迎侍溧上去尉二年而故相鄭公尹河南奏爲水陸運從事試協律郎親拜其母於門內母卒五年鄭公以節領興元軍奏爲其軍參謀試大理評事挈其妻行之興元次于閩鄉暴疾卒年六十四買棺以斂以二人輿歸鄴郢皆在江南十月庚申樊子合凡贈賻而葬之洛陽東其先人墓左以餘財附其家而供祀將葬張籍曰先生揭德振華於古有光賢者故事有易名况士哉如曰貞曜先生則姓名字行有載不待講說而明皆曰然遂用之初先生所與俱學同姓簡於世次爲叔父由給事中觀察浙東曰生吾不能舉死吾知恤其家銘曰

於戲。貞曜維執不猗。維出不訾。維卒不施。以昌其詩。

韓愈送鄭尚書序。

嶺之南其州七十。其二十二隸嶺南節度府。其四十餘分四府。府各置帥。然獨嶺南節度爲大府。大府始至四府。必使其佐啓問起居。謝守地不得即賀。以爲禮。歲時必遣賀問。致水土物。大府帥或道過其府。府帥必戎服左握刀。右屬弓矢。帕首袴鞬。迎郊。及既至。大府帥先入據館。帥守屏。若將趨入拜庭之爲者。大府與之爲讓。至一再乃敢改服。以賓主見。適位執爵。皆興拜不許。乃止。虔若小侯之事。大國有大事。諮而後行。隸府之州。離府遠者。至三千里。懸隔山海。使必數月而後能至。蠻夷悍輕。易怨以變。其南州皆岸大海。多洲島。飄風一日。蹕數千里。漫瀾不見蹤跡。控御失所。依險阻。結黨仇。機毒矢。以待將吏。撞搪呼號。以相和應。蜂屯蟻雜。不可爬梳。好則人怒。則獸。故常薄。

其征入簡節而疏目時有所遺漏不究切之長養以兒子至紛不可治乃草薙而禽獮之盡根株痛斷乃止其海外雜國若耽浮羅流求毛人夷亶之州林邑扶南真臘于陀利之屬東南際天地以萬數或時候風潮朝貢蠻胡賈人舶交海中若嶺南帥得其人則一邊盡治不相寇盜賊殺無風魚之災水旱癘毒之患外國之貨日至珠香象犀玳瑁奇物溢於中國不可勝用故選帥常重於他鎮非有文武威風知大體可畏信者則不幸往往有事長慶三年四月以工部尙書鄭公爲刑部尙書兼御史大夫往踐其任鄭公嘗以節鎮襄陽又帥滄景德隸歷河南尹華州刺史皆有功德可稱道入朝爲金吾將軍散騎常侍工部侍郎尙書家屬百人無數畝之宅僦屋以居可謂貴而能貧爲仁者不富之效也及是命朝廷莫不悅將行公卿大夫士苟能詩者咸相率爲詩以美朝政以慰公南行之思韻必以來字者

所以祝公成政而來歸疾也。

韓愈祭河南張員外文。

維年月日。彰義軍行軍司馬守太子右庶子兼御史中丞韓愈。謹遣
某乙。以庶羞清酌之奠。祭于亡友故河南縣令張十二員外之靈。貞
元十九。君爲御史。余以無能。同詔並跽。君德渾剛。標高揭已。有不吾
如。唾猶泥滓。余慙而狂。年未三紀。乘氣加人。無挾自恃。彼婉變者。實
憚吾曹。側肩帖耳。有舌如刀。我落陽山。以尹颺。君飄臨武。山林之
牢。歲弊寒兇。雪虐風饕。顛於馬下。我泗君。晷夜息南山。同臥一席。守
隸防。夫觚頂交。跖洞庭。漫汗粘天。無壁風濤。相厖中。作霹靂。追程盲
進。颿船箭激。南上湘水。屈氏所沈。二妃行迷。淚蹤染林。山哀浦思。鳥
獸叫音。余唱君和。百篇在吟。君止于縣。我又南踰。把觥相飲。後期有
無。期宿界上。一又相語。自別幾時。遽變寒暑。枕臂欹眠。加余以股。僕

來告言虎入廐處無敢驚逐以我驥去君云是物不駿於乘虎取而往來寅其徵我預在此與君俱膺猛獸一作孟首果信惡禱而憑余出嶺中君埃州下偕掾江陵非余望者郴山奇變其水清寫泊砂倚石有選無捨衡陽放酒熊咆虎嘯不存令章罰籌蝟毛委舟湘流往觀南嶽雲壁潭潭穹林攸擢避風太湖七日鹿角鈎登大鮎怒頰豕狗鬻盤炙酒羣奴餘啄走官階下首下尻高下馬伏塗從事是遭予徵博士君以使已相見京師過願之始分教東生君掾雍首兩都相望於別何有解手背面遂十一年君出我入如相避然生潤死休吞不復宣刑官屬郎引章訐奪權臣不愛南昌是幹明條謹獄氓獠戶歌用遷澧浦爲人受瘥還家東都起令河南屈拜後生憤所不堪屢以正免身伸事蹇竟死不昇孰勸爲善丞相南討余辱司馬議兵大梁走出洛下哭不憑棺奠不親暈不撫其子葬不送野望君傷懷有隕

如馮銘君之績。納石壤中。爰及祖考。紀德事功。外著後世。鬼神與通。君其奚憾。不余鑒衷。嗚呼哀哉。尙饗。

劉禹錫天論 上篇 〇

世之言天者。二道焉。拘於昭昭者。則曰。天與人實影響。禍必以罪降。福必以善來。窮阨而呼。必可聞。隱痛而祈。必可答。如有物的。然以宰者。故陰隲之說勝焉。泥於冥冥者。則曰。天與人實刺異。霆震于畜木。未嘗在罪。春滋乎堇荼。未嘗擇善。跖躄焉而遂。孔顏焉而危。是茫乎無有宰者。故自然之說勝焉。余之河東。解人柳子厚。作天說以折韓退之。言文信美矣。蓋有激而云。非所以盡天人之際。故余作天論。以極其辯云。大凡入形器者。皆有能有不能。天有形之大者也。人動物之尤者也。天之能。人固不能也。人之能。天亦有所不能也。故余曰。天與人交相勝耳。其說曰。天之道。在生植。其用在彊弱。人之道。在法制。

其用。在。是。非。陽。而。阜。生。陰。而。肅。殺。水。火。傷。物。木。堅。金。利。壯。而。武。健。老。而。耗。眊。氣。雄。相。君。力。雄。相。長。天。之。能。也。陽。而。藝。樹。陰。而。擊。斂。防。害。用。濡。三。禁。用。光。斬。材。窳。堅。液。礦。礪。芒。義。制。強。計。禮。分。長。幼。右。賢。尚。功。建。極。閑。邪。人。之。能。也。人。能。勝。乎。天。者。法。也。法。大。行。則。是。非。爲。公。天。下。之。人。蹈。道。必。賞。違。之。必。罰。當。其。賞。雖。三。旌。之。貴。萬。鍾。之。祿。處。之。咸。曰。宜。何。也。爲。善。而。然。也。當。其。罰。雖。族。屬。之。夷。刀。鋸。之。慘。處。之。咸。曰。宜。何。也。爲。惡。而。然。也。故。其。人。曰。天。何。預。乃。人。事。耶。雖。告。虔。報。本。肆。類。授。時。之。禮。曰。天。而。已。矣。福。兮。可。以。善。取。禍。兮。可。以。惡。召。奚。預。乎。天。耶。法。小。弛。則。是。非。駁。賞。不。必。盡。善。罰。不。必。盡。惡。或。賢。而。尊。顯。時。以。不。肖。參。焉。或。過。而。僂。辱。時。以。不。辜。參。焉。故。其。人。曰。彼。宜。然。而。信。然。理。也。彼。不。當。然。而。固。然。豈。理。耶。天。也。福。或。可。以。詐。取。而。禍。或。可。以。苟。免。人。道。駁。故。天。命。之。說。亦。駁。焉。法。大。弛。則。是。非。易。位。賞。常。在。佞。而。罰。常。在。直。議。不。足。

以制其強。刑不足以勝其非。人之能勝天之具盡喪。而名徒存。彼昧者方挈挈然提無實之名。欲抗乎言天者。斯數窮矣。故曰。天者。能者。生萬物也。人之所能者。治萬物也。法大行。則其人曰。天何預人耶。我蹈道而已。法大弛。則其人曰。道竟何爲耶。任天而已。法小弛。則天人之論駁焉。今人以一己之窮通。而欲質天之有無。惑矣。余曰。天常執其所能。以臨乎下。非有預乎治亂云爾。人常執其所能。以仰乎天。非有預乎寒暑云爾。生乎治者。人道明。咸知其所自。故德與怨不歸乎天。生乎亂者。人道昧。不可知。故由人者。舉歸乎天。非天預乎人爾。

柳宗元天說○

韓愈謂柳子曰。若知天之說乎。吾爲子言天之說。今夫人有疾痛倦辱饑寒甚者。因仰而呼天曰。殘民者昌。佑民者殃。又仰而呼天曰。何爲使至此極戾也。若是者。舉不能知天。夫果蓏飲食既壞。蟲生之人。

之血氣。敗逆壅底。爲癰瘍。疣贅。瘰癧。蟲生之。木朽而蝸中。草腐而螢飛。是豈不以壞而後出耶。物壞。蟲由之生。元氣陰陽之壞。人由之生。蟲之生。而物益壞。食齧之。攻穴之。蟲之禍物也。滋甚。其有能去之者。有功於物者也。繁而息之者。物之讐也。人之壞。元氣陰陽也。亦滋甚。墾原田。伐山林。鑿泉以井。窳墓以送死。而又穴爲偃溲。築爲墻垣。城郭臺榭。觀游。疏爲川瀆。溝洫。陂池。燧木以燔。革金以鎔。陶甄。琢磨。倅然。使天地萬物不得其情。倅倅衝衝。攻殘敗撓。而未嘗息。其爲禍。元氣陰陽也。不甚於蟲之所爲乎。吾意有能殘斯人。使日薄歲削。禍元氣陰陽者。滋少。是則有功於天地者也。繁而息之者。天地之讐也。今夫人舉不能知天。故爲是呼且怨也。吾意天聞其呼且怨。則有功者受賞。必大矣。其禍焉者。受罰亦大矣。子以吾言爲何如。柳子曰。子誠有激而爲是耶。則信辯且美哉。吾能終其說。彼上而玄者。世謂之天。

下而黃者。世謂之地。渾然而中處者。世謂之元氣。寒而暑者。世謂之陰陽。是雖大。無異果。麻癰痔。草木也。假而有能去其攻穴者。是物也。其能有報乎。蕃而息之者。其能有怒乎。天地大果。麻也。元氣大癰痔也。陰陽大草木也。其烏能賞功而罰禍乎。功者自功。禍者自禍。欲望其賞。罰大謬。呼而怨。欲望其哀。且仁者愈大謬矣。子而信子之仁義。以遊其內。生而死。爾烏置存亡。得喪於果。麻癰痔。草木耶。

柳宗元封建論

天地果無初乎。吾不得而知之也。生人果有初乎。吾不得而知之也。然則孰爲近。曰。有初爲近。曰。孰明之。由封建而明之也。彼封建者。更古聖王堯舜禹湯文武而莫能去之。蓋非不欲去之也。勢不可也。勢之來。其生人之初乎。不初。無以有封建。封建非聖人意也。彼其初與萬物皆生。草木榛榛。鹿豕狉狉。人不能搏噬。而且無毛羽。莫克自奉。

自衛苟卿有言。必將假物以爲用者也。夫假物者必爭。爭而巳。必就其能斷曲直者而聽命焉。其智而明者所伏。必衆告之以直而不改。必痛之而後畏。由是君長刑政生焉。故近者聚而爲羣。羣之分其爭。必大大而後有兵。有德又有大者衆羣之長。又就而聽命焉。以安其屬於是有諸侯之列。則其爭又有大者焉。德又大者諸侯之列。又就而聽命焉。以安其封。於是有方伯連帥之類。則其爭又有大者焉。德又大者方伯連帥之類。又就而聽命焉。以安其人。然後天下會於一。是故有里胥而後有縣大夫。有縣大夫而後有諸侯。有諸侯而後有方伯連帥。有方伯連帥而後有天子。自天子至於里胥。其德在人者。死必求其嗣而奉之。故封建非聖人意也。勢也。夫堯舜禹湯之事遠矣。及有周而甚詳。周有天下。裂土田而瓜分之。設五等邦。羣后布履。星羅。四周于天下。輪運而輻集。合爲朝覲會同。離爲守臣扞城。然

而降于夷王。害禮傷尊。下堂而迎覲者。歷于宣王。挾中興復古之德。雄南征北伐之威。卒不能定魯侯之嗣。陵夷迄於幽厲。王室東徙。而自列爲諸侯矣。厥後問鼎之輕重者有之。射王中肩者有之。伐凡伯。誅長弘者有之。天下乖盭。無君君之心。余以爲周之喪久矣。徒建空名於諸侯之上耳。得非諸侯之盛強。未大不掉之咎歟。遂判爲十二合。爲七國。威分于陪臣之邦。國殄於後封之秦。則周之敗端。其在乎此矣。秦有天下。裂都會而爲之郡邑。廢侯衛而爲之守宰。據天下之雄圖。都六合之上游。攝制四海。運於掌握之內。此其所以爲得也。不數載而天下大壞。其有由矣。亟役萬人。暴其威刑。竭其貨賄。負鋤挺。謫戍之徒。圓視而合從。大呼而成羣。時則有叛人。而無叛吏。人怨於下。而吏畏於上。天下相合。殺守刼令。而並起。咎在人。怨非郡邑之制失也。漢有天下。矯秦之枉。徇周之制。剖海內而立宗子。封功臣。數年

之間。奔命扶傷之不暇。困平城。病流矢。陵遲不救者三代。後乃謀臣獻畫。而離削自守矣。然而封建之始。郡邑居半。時則有叛國。而無叛郡。秦制之得。亦已明矣。繼漢而帝者。雖百代可知也。唐興制州邑。立守宰。此其所以爲宜也。然猶桀猾時起。虐害方域者。失不在於州。而在於兵。時則有叛將。而無叛州。州縣之設。固不可革也。或者曰。封建者。必私其土。子其人。適其俗。修其禮。施化易也。守宰者。苟其心思。遷其秩而已。何能理乎。余又非之。周之事跡。斷可見矣。列侯驕盈。黷貨事戎。大凡亂國多。理國寡。侯伯不得變其政。天子不得變其君。私土子人者。百不有一。失在於制。不在於政。周事然也。秦之事跡。亦斷可見矣。有理人之制。而不委郡邑。是矣。有理人之臣。而不使守宰。是矣。郡邑不得正其制。守宰不得行其理。酷刑苦役。而萬人側目。失在於政。不在於制。秦事然也。漢興。天子之政。行於郡。不行於國。制其守宰。

不制其侯王。侯王雖亂，不可變也。國人雖病，不可除也。及夫大逆不道，然後掩捕而遷之，勒兵而夷之耳。大逆未彰，姦利浚財，怙勢作威，大刻于民者，無如之何。及夫郡邑，可謂理且安矣。何以言之？且漢知孟舒於田叔，得魏尚於馮唐，聞黃霸之明，審覩汲黯之簡，靖拜之可也。復其位，可也。臥而委之，以輯一方，可也。有罪，得以黜，有能，得以賞。朝拜而不道，夕斥之矣。夕受而不法，朝斥之矣。設使漢室盡城邑而侯王之，縱令其亂人戚之而已。孟舒、魏尚之術，莫得而施。黃霸、汲黯之化，莫得而行。明譴而導之，拜受而退已違矣。下令而削之，締交合從之謀，周于同列，則相顧裂眦，勃然而起。幸而不起，則削其半，削其半，民猶瘁矣。曷若舉而移之，以全其人乎？漢事然也。今國家盡制郡邑，連置守宰，其不可變也固矣。善制兵，謹擇守，則理平矣。或者又曰：夏商周漢封建而延，秦郡邑而促，尤非所謂知理者也。魏之承漢也。

封爵猶建。晉之承魏也。因循不革。而二姓陵替。不聞延祚。今矯而變之。垂二百祀。大業彌固。何繫於諸侯哉。或者又以爲殷周聖王也。而不革其制。固不當復議也。是大不然。夫殷周之不革者。是不得已也。蓋以諸侯歸殷者三千焉。資以黜夏。湯不得而廢。歸周者八百焉。資以勝殷。武王不得而易。徇之以爲安。仍之以爲俗。湯武之所不得已也。夫不得已。非公之大者也。私其力於己也。私其衛於子孫也。秦之所以革之者。其爲制公之大者也。其情私也。私其一己之威也。私其盡臣畜於我也。然而公大下之端。自秦始。夫天下之道。理安斯得人者。也使賢者居上。不肖者居下。而後可以理安。今夫封建者。繼世而理。繼世而理者。上果賢乎。下果不肖乎。則生人之理亂。未可知也。將欲利其社稷。以一其人之視聽。則又有世大夫。世食祿邑。以盡其封畧。聖賢生于其時。亦無以立於天下。封建者爲之也。豈聖人之制。使

至於是乎。吾固曰：非聖人之意也。勢也。

柳宗元始得西山宴游記。

自余爲僇人，居是州，恒惴慄。其隙也，則施施而行，漫漫而遊。日與其徒上高山，入深林，窮迴溪，幽泉怪石，無遠不到。到則披草而坐，傾壺而醉。醉則更相枕以臥，臥而夢，意有所極，夢亦同趣。覺而起，起而歸，以爲凡是州之山水有異態者，皆我有也。而未始知西山之怪特。今年九月二十八日，因坐法華西亭，望西山，始指異之。遂命僕過湘江，緣染溪，斫榛莽，焚茅茷，窮山之高而止。攀援而登，箕踞而遨，則凡數州之土壤，皆在衽席之下。其高下之勢，岈然洼然，若垤若穴，尺寸千里，攢蹙累積，莫得遯隱。縈青繚白，外與天際四望如一。然後知是山之特出，不與培塿爲類。悠悠乎與灑氣俱，而莫得其涯；洋洋乎與造物者游，而不知其所窮。引觴滿酌，頽然就醉，不知日之入。蒼然暮色，

自遠而至。至無所見。而猶不欲歸。心凝形釋。與萬化冥合。然後知吾嚮之未始游。游於是乎始。故爲之文以志。是歲元和四年也。

柳宗元鈞鉞潭記○

鈞鉞潭在山西。其始蓋冉水自南奔注。抵山石屈折東流。其顛委勢峻。盪擊益暴。齧其涯。故旁廣而中深。畢至石乃止。流沫成輪。然後徐行。其清而平者。且十畝。有樹環焉。有泉懸焉。其上有居者。以予之亟游也。且歎門來告曰。不勝官租私券之委積。旣芟山而更居。願以潭上田貿財。以緩禍。予樂而如其言。則崇其臺。延其檻。行其泉於高者。而墜之潭。有聲淙然。尤與中秋觀月爲宜。於以見天之高。氣之迴。孰使予樂居夷而忘故土者。非茲潭也歟。

柳宗元鈞鉞潭西小丘記○

得西山後八日。尋山口西北道二百步。又得鈞鉞潭。西二十五步。當

湍而浚者爲魚梁。梁之上有丘焉，生竹樹，其石之突，怒偃蹇，負土而出，爭爲奇狀者，殆不可數。其巖然相累而下者，若牛馬之飲于溪，其衝然角列而上者，若熊羆之登于山。丘之小，不能一畝，可以籠而有之。問其主曰：唐氏之棄地，貨而不售，問其價曰：止四百。余憐而售之。李深源、元克己時同遊，皆大喜，出自意外。即更取器用，剗刈穢草，伐去惡木，烈火而焚之。嘉木立，美竹露，奇石顯。由其中以望，則山之高，雲之浮，溪之流，鳥獸之遨遊，舉熙熙然，迴巧獻技，以効茲丘之下。枕席而臥，則清冷之狀與目謀，澹澹之聲與耳謀，悠然而虛者與神謀。淵然而靜者與心謀，不匝旬而得異地者二。雖古好事之士，或未能至焉。噫！以茲丘之勝，致之澧、鎬、鄠、杜，則貴游之士爭買者，日增千金而愈不可得。今棄是州也，農夫漁父過而陋之，價四百，連歲不能售。而我與深源、克己獨喜得之，是其果有遭乎？書于石，所以賀茲丘之

遭也。

柳宗元至小丘西小石潭記。

從小丘西行百二十步，隔篁竹，聞水聲如鳴佩環，心樂之。伐竹取道，下見小潭，水尤清冽。全石以爲底，近岸卷石底以出，爲坻爲嶼爲壑，爲爲巖，青樹翠蔓，蒙絡搖綴，參差披拂。潭中魚可百許頭，皆若空遊無所依，日光下徹，影布石上，怡然不動，俶爾遠逝，往來翕忽，似與遊者相樂。潭西南而望，斗折蛇行，明滅可見，其岸勢犬牙差互，不可知其源。坐潭上，四面竹樹環合，寂寥無人，淒神寒骨，悄愴幽邃，以其境過清，不可久居，乃記之而去。同遊者：吳武陵、龔古、余弟宗玄、綵而從者、崔氏二小生。曰恕己、曰奉壹。

柳宗元袁家渴記。

由冉溪西南水行十里，山水之可取者五，莫若鈞鑿潭。由潭口而西。

陸行可取者八九。莫若西山。由朝陽巖東南水行至蕪江。可取者三。莫若袁家渴。皆永中幽麗奇處也。楚越之間方言。謂水之支流者爲渴。音若衣褐之褐。渴上與南館高嶂合。下與百家瀨合。其中重洲小溪。澄潭淺渚。間厠曲折。平者深黑。峻者沸白。舟行若窮。忽又無際。有小山出水。中山皆美石。石上生青叢。冬夏常蔚然。其旁多巖洞。其下多白磔。其樹多楓。柎石楠。榿檣樟。柚草則蘭芷。又有異卉。類合歡。而蔓生。鞦韆水石。每風自四山而下。振動大木。掩苒衆草。紛紅駭綠。蒼勃。香氣衡濤。旋瀨退貯。谿谷搖颺。葳蕤與時推移。其大都如此。余無以窮其狀。永之人未嘗遊焉。余得之不敢專也。出而傳於世。其地主袁氏。故以名焉。

柳宗元石渠記。

自渴西南行不能百步。得石渠。民橋其上有泉。幽幽然其鳴。乍大乍

細。渠之廣。或咫尺。或倍尺。其長可十許步。其流抵太石。伏出其下。踰石而往。有石泓。昌蒲被之。青鮮環周。又折西行。旁陷巖石。下北墮。小潭。潭幅員減百尺。清深多儵魚。又北曲行。紆餘睨若無窮。然卒入于渴。其側皆詭石怪木。奇卉美箭。可列坐而床焉。風搖其顛。韻動崖谷。視之既靜。其聽始遠。予從州牧得之。攬去翳朽。決疏土石。既崇而焚。既醜而盈。惜其未始有傳焉者。故累記其所屬遺之其人。書之其陽。俾後好事者求之。得以易。元和七年正月八日。蠲渠至大石。十月十九日。踰石得石泓小潭。渠之美。於是始窮也。

柳宗元石澗記 ○

石渠之事。既窮。上由橋西北下。土山之陰。民又橋焉。其水之大。倍石渠。三之。巨石爲底。達于兩涯。若床若堂。若陳筵席。若限闔。奧水平布。其上流若織文。響若操琴。揭跣而往。折竹掃陳葉。排腐木。可羅胡床。

十八九居之。交絡之。流觸激之音。皆在床下。翠羽之木。龍鱗之石。均
陰。其上古之人。其有樂乎此耶。後之來者。有能追余之踐履耶。得意
之日。與石渠同。由渴而來者。先石渠。後石澗。由百家瀨上而來者。先
石澗。後石渠。澗之可窮者。皆出石城村東南。其間可樂者數焉。其上
深山幽林。逾峭險。道狹不可窮也。

李翱高愍女碑 ○

愍女。姓高。妹妹名也。生七歲。當建中二年。父彥昭。以濮陽歸天子。前
此逆賊質妹妹與其母兄。而使彥昭守濮陽。及彥昭以城歸。妹妹與其
其母兄皆死。其母李氏也。將死。憐妹妹之幼。無辜。請獨免其死。而以
爲婢於官。皆許之。妹妹不欲。曰。生而受辱。不如死。母兄且皆不免。何
獨生爲。其母與兄將被刑。咸拜於四方。妹妹獨曰。我家爲忠宗黨。誅
夷四方。神祇尙何知。問其父所在之方。西嚮。哭再拜。遂就死。明年太

常諡之曰愍。當此之時，天下之爲父母者，莫不欲愍女之爲其子也；天下之爲夫者，莫不欲愍女之爲其室家也；天下之爲女與妻者，聞之莫不欲愍女之行在其身也。昔者曹娥思肝，自沈于江，獄吏喙囚，章女悲號，思唁其兄，作詩載馳，緹縈上書，迺除肉刑，彼四女者，或孝或智，或義或仁，噫！此愍女厥主。七年，天生其知，四女不備，向遂推而布之於天下，其誰不從而化焉？雖有逆子，必改行；雖有悍妻，必易心；賞一女而天下勸，亦王化之大端也。異哉！愍女之行而不家，聞戶知也。貞元十三年，翔在汴州，彥昭時爲穎州刺史，昌黎韓愈始爲余言。余旣悲而嘉之，於是作高愍女碑。

孫樵讀開元雜報。

樵曩於襄漢間，得數十幅書，繫日條事，不立首末。其畧曰：某日，皇帝親耕藉田，行九推禮。某日，百僚行大射禮於安福樓南。某日，安北諸

蕃君長請扈從封禪。某日，皇帝自東封還，賞賜有差。某日，宣政門宰相與百僚廷爭十刻罷。如此凡數十百條。樵當時未知何等書。徒以爲朝廷近所行事。有自長安來者，出其書示之。則曰：吾居長安中，新天子嗣國，及窮虜自潰，則見行南郊禮。安有耜田事乎？況九推非天子禮耶？又嘗入太學，見叢壁負土而起。若堂皇者，就視得石刻。乃射堂舊址。則射禮廢已久矣。國家安能行大射禮耶？自關已東，水不敗田。則旱敗苗。百姓入常賦不足。至有賣子爲豪家役者。吾嘗背華走洛。遇西戍還兵千人。縣給一食。力屈不支。國家安能東封？從官禁兵。安所仰給耶？北虜驚囓邊甿。勢不可控。宰相馳出責戰。尙未報功。況西關復警於西戎。安有扈從事耶？武皇帝以御史竊議宰相事。望嶺南走者四人。至今卿士。齟舌相戒。况宰相陳奏於仗乎？安有廷奏諍事耶？語未及終。有知書者自外來。曰：此皆開元政事。蓋當時條布於

外者樵後得開元錄驗之。條條可復云。然尙以爲前朝所行不當。盡爲墜典。及來長安。日見條報朝廷事者。徒曰。今日除某官。明日授某官。今日幸於某。明日畋於某。誠不類數十幅書。樵恨生。不爲太平男子。及觀開元中事。如奮臂出。其間因取其書帛。而漫志其末。凡補缺文者十三。正訛文者十一。是歲大中五年也。

陸贄論徵稅疏

建官立國。所以養人也。賦人取財。所以資國也。明君不厚其所資。而害其所養。故必先人事。而借其暇力。先家給而斂其餘財。遂人所營。卹人所乏。借必以度。斂必以時。有度則忘勞。得時則易給。是以官事無闕。人力不殫。公私相全。上下交愛。古之得衆者。其率用此歟。法制或虧。本末倒置。但務取人以資國。不思立國以養人。非獨徭賦繁多。負無蠲貸。至於徵收迫促。亦不矜量。蠶事方興。已輸縑稅。農功未艾。

遽斂穀租。上司之繩責既嚴。下吏之威暴愈促。有者急賣而耗其半。直無者求假而費其倍。酬所繫。遲速之間。不過月旬之異。一寬稅限。歲歲相承。遲無所妨。速不爲益。何急敦逼。重傷疲人。頃緣定稅之初。期約未甚詳衷。旋屬征役多故。復令先限量徵。近雖優延。尙未均濟。望委轉運使與諸道觀察使商議。更詳定徵稅期限。聞奏各隨當土風俗所便。時候所宜。務於紓人。俾得辦集。所謂惠而不費者。則此類也。

國文課本

讀本第二冊

別錄

上之一

今體詩

都六十六首

唐王之渙涼州詞 ●

黃河遠上白雲間。一片孤城萬仞山。羌笛何須怨楊柳。春光不度玉門關。

王昌齡從軍行 錄二 ○

青海長雲暗。雪山孤城遙。望玉門關。黃沙百戰穿。金甲不破樓蘭終不還。

大漠風塵日色昏。紅旗半捲出轅門。前軍夜戰洮河北。已報生擒吐谷渾。

出塞 ○

秦時明月漢時關。萬里長征人未還。但使龍城飛將在。不教胡馬度陰山。

王維終南別業

中歲頗好道。晚家南山陲。興來每獨往。勝事空自知。行到水窮處。坐看雲起時。偶然值林叟。談笑無還期。

使至塞上

單車欲問邊。屬國過居延。征蓬出漢塞。歸雁入胡天。大漠孤煙直。長河落日圓。蕭關逢候吏。都護在燕然。

觀獵

風勁角弓鳴。將軍獵渭城。草枯鷹眼疾。雪盡馬蹏輕。忽過新豐市。還歸細柳營。回看射鵰處。千里暮雲平。

送祕書晁監還日本國

積水不可極。安知滄海東。九州何處遠。萬里若乘空。向國惟看日。歸帆但信風。鰲身映天黑。魚眼射波紅。鄉樹扶桑外。主人孤島中。別離方異域。音信若爲通。

出塞作 ○

居延城外獵天驕。白草連天野火燒。暮雲空磧時驅馬。秋日平原好射鵬。護羌校尉朝乘障。破虜將軍夜度遼。玉靶角弓珠勒馬。漢家將賜霍嫖姚。

孟浩然晚泊潯陽望廬山 ○

挂席幾千里。名山都未逢。泊舟潯陽郭。始見香鑪峰。嘗讀遠公傳。永懷塵外蹤。東林精舍近。日暮坐聞鐘。

李白夜泊牛渚懷古 ○

牛渚西江夜。青天無片雲。登舟望秋月。空憶謝將軍。余亦能高詠。斯

人不可聞明朝挂帆去楓葉落紛紛

早發白帝城○

朝辭白帝彩雲間千里江陵一日還兩岸猿聲啼不住輕舟已過萬重山

杜甫登兗州城樓●

東郡趨庭日南樓縱目初浮雲連海岱平野入青徐孤嶂秦碑在荒城魯殿餘從來多古意臨眺獨躊躇

登岳陽樓○

昔聞洞庭水今上岳陽樓吳楚東南坼乾坤日夜浮親朋無一字老病有孤舟戎馬關山北憑軒涕泗流

秦州雜詩●

莽莽萬重山孤城山谷閒無風雲出塞不夜月臨關屬國歸何晚樓

蘭。斬。未。還。煙。塵。一。長。望。衰。颯。正。摧。顏。

送翰林張司馬南海勒碑。

冠冕通南極。文章落上台。詔從三殿去。碑到百蠻開。野館濃花發。春帆細雨來。不知滄海上。天遣幾時迴。

不見。

不見李生久。佯狂真可哀。世人皆欲殺。吾意獨憐才。敏捷詩千首。飄零酒一杯。匡山讀書處。頭白好歸來。

春望。

國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感時花濺淚。恨別鳥驚心。烽火連三月。家書抵萬金。白頭搔更短。渾欲不勝簪。

旅夜書懷。

細草微風岸。危檣獨夜舟。星垂平野濶。月湧大江流。名豈文章著。官

應老病休飄飄何所似天地一沙鷗

秋興八首

玉露凋傷楓樹林。巫山巫峽氣蕭森。江間波浪兼天湧。塞上風雲接地陰。叢菊兩開他日淚。孤舟一繫故園心。寒衣處處催刀尺。白帝城高急暮砧。

夔府孤城落日斜。每依南斗望京華。聽猿實下三聲淚。奉使虛隨八月查。畫省香爐違伏枕。山樓粉堞隱悲笳。請看石上藤蘿月。已映洲前蘆荻花。

千家山郭靜朝暉。日日江樓坐翠微。信宿漁人還汎汎。清秋鷺子故飛飛。匡衡抗疏功名薄。劉向傳經心事違。同學少年多不賤。五陵衣馬自輕肥。

聞道長安似奕棋。百年世事不勝悲。王侯第宅皆新主。文武衣冠異

昔時直北關。山金鼓振征西車。馬羽書遲魚龍寂寞秋。江冷故國平
居有所思。

蓬萊宮闕對南山。承露金莖香漢間。西望瑤池降王母。東來紫氣滿
函關。雲移雉尾開宮扇。日繞龍鱗識聖顏。一臥滄江驚歲晚。幾迴青
瑣點朝班。

瞿唐峽口曲江頭。萬里風煙接素秋。花萼夾城通御氣。芙蓉小苑入
邊愁。朱簾繡柱圍黃鶴。錦纜牙檣起白鷗。迴首可憐歌舞地。秦中自
古帝王州。

昆明池水漢時功。武帝旌旗在眼中。織女機絲虛月夜。石鯨鱗甲動
秋風。波漂菰米沈雲黑。露冷蓮房墜粉紅。關塞極天唯鳥道。江湖滿
地一漁翁。

昆吾御宿自逶迤。紫閣峰陰入漢陂。香稻啄餘鸚鵡粒。碧梧棲老鳳

鳳枝佳人拾翠春相問。仙侶同舟晚更移。綵筆昔遊千氣象。白頭吟望苦低垂。

閣夜 ●

歲暮陰陽催短景。天涯霜雪霽寒宵。五更鼓角聲悲壯。三峽星河影動搖。野哭千家聞戰伐。夷歌幾處起漁樵。臥龍躍馬終黃土。人事音書漫寂寥。

登樓 ○

花近高樓傷客心。萬方多難此登臨。錦江春色來天地。玉壘浮雲變古今。北極朝廷終不改。西山寇盜莫相侵。可憐後主還祠廟。日暮聊爲梁父吟。

聞官軍收河南河北 ○

劍外忽傳收薊北。初聞涕淚滿衣裳。卻看妻子愁何在。謾卷詩書喜

欲狂白日放歌須縱飲。青春作伴好還鄉。即從巴峽穿巫峽。便下襄陽向洛陽。

詠懷古迹。

支離東北風塵際。漂泊西南天地間。三峽樓臺淹日月。五谿衣服共雲山。羯胡事主終無賴。詞客哀時且未還。庾信生平最蕭瑟。暮年詩賦動江關。

搖落深知宋玉悲。風流儒雅亦吾師。悵望千秋一灑淚。蕭條異代不同時。江山故宅空文藻。雲雨荒臺豈夢思。最是楚宮俱泯滅。舟人指點到今疑。

羣山萬壑赴荆門。生長明妃尚有村。一去紫臺連朔漠。獨留青冢向黃昏。畫圖省識春風面。環珮空歸月夜魂。千載琵琶作胡語。分明怨恨曲中論。

蜀主窺吳下。三峽崩年亦在永安宮。翠華想像空山裏。玉殿虛無野寺中。古廟杉松巢水鶴。歲時伏臘走邨翁。武侯祠屋常鄰近。一體君臣祭祀同。

諸葛大名垂宇宙。宗臣遺像肅清高。三分割據紆籌策。萬古雲霄一羽毛。伯仲之間見伊呂。指揮若定失蕭曹。運移漢祚終難復。志決身殲軍務勞。

諸將

漢朝陵墓對南山。胡虜千秋尙入關。昨日玉魚蒙葬地。早時金盃出人閒。見愁汗馬西戎逼。曾閃朱旗北斗殷。多少材官守涇渭。將軍且莫破愁顏。

韓公本意築三城。擬絕天驕拔漢旌。豈謂盡煩回紇馬。翻然遠救朔方兵。胡來不覺潼關隘。龍起猶聞晉水清。獨使至尊憂社稷。諸君何

以答昇平。

洛陽宮殿化爲烽。休道秦關百二重。滄海未全歸禹貢。薊門何處盡堯封。朝廷袞職誰爭補。天下軍儲不自供。稍喜臨邊王相國。肯銷金甲事春農。

迴首扶桑銅柱標。冥冥氛祲未全銷。越裳翡翠無消息。南海明珠久寂寥。殊錫曾爲大司馬。總戎皆插侍中貂。炎風朔雪天王地。只在忠良翊聖朝。

錦江春色逐人來。巫峽清秋萬壑哀。正憶往時嚴僕射。共迎中使望鄉臺。主恩前後三持節。軍令分明數舉杯。西蜀地形天下險。安危須仗出羣材。

蜀相廟。

丞相祠堂何處尋。錦官城外柏森森。映階碧草自春色。隔葉黃鸝空

好音三顧頻繁天下計。兩朝開濟老臣心。出師未捷身先死。長使英雄淚滿襟。

劉長卿送李中丞之襄州 ●

流。落。征。南。將。曾。驅。十。萬。師。罷。歸。無。舊。業。老。去。戀。明。時。獨。立。三。邊。靜。輕。生。一。劍。知。茫。茫。江。漢。上。日。暮。復。何。之。

盧綸塞下曲 ○

月。黑。雁。飛。高。單。于。夜。遁。逃。欲。將。輕。騎。逐。大。雪。滿。弓。刀。

白居易夜聞箏中彈瀟湘送神曲感舊 ○

縹。緲。中。山。女。歸。來。七。八。年。殷。勤。湘。水。曲。留。在。十。三。絃。苦。調。吟。還。出。深。情。咽。不。傳。萬。重。雲。水。思。今。夜。月。明。前。

寄殷協律 ●

五。載。優。遊。同。過。日。一。朝。消。散。似。浮。雲。琴。書。酒。伴。皆。拋。我。雪。月。花。時。最。

憶君幾度聽雞歌。白日亦曾騎馬入紅裙。吳娘暮雨蕭蕭曲。自別江南更不聞。

劉禹錫石頭城

山圍故國周遭在。潮打空城寂寞回。淮水東邊舊時月。夜深還過女牆來。

杜牧江南春

千里鶯啼綠映紅。水邨山郭酒旗風。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樓臺煙雨中。

泊秦淮

煙籠寒水月籠沙。夜泊秦淮近酒家。商女不知亡國恨。隔江猶唱後庭花。

李商隱夜飲

卜夜容衰鬢。開筵屬異方。燭分歌扇淚。雨送酒船香。江海三年客。乾坤百戰場。誰能辭酌酎。淹臥劇清漳。

籌筆驛 ○

猿鳥猶疑畏。簡書風雲常。爲護儲胥徒。令上將揮神筆。終見降王走。傳車管樂有才終。不忝關張無命欲。何如他年錦里經。祠廟梁父吟。成恨有餘。

溫庭筠送人東游 ●

古戍落黃葉。浩然離故關。高風漢陽渡。初日郢門山。江上幾人在。天涯孤櫂還。何當重相見。尊酒慰離顏。

商山早行 ●

晨起動征鐸。客行悲故鄉。雞聲茅店月。人跡板橋霜。槲葉暗山路。枳花明驛牆。因思杜陵夢。鳧雁滿迴塘。

過陳琳墓○

曾於青史見遺文。今日飄蓬過此墳。詞客有靈應識我。霸才無主始
憐君。石麟埋沒藏春草。銅雀荒涼對暮雲。莫怪臨風倍惆悵。欲將書
劍學從軍。

宋蘇軾有美堂暴雨●

游人脚底一聲雷。滿坐頑雲撥不開。天外黑風吹海立。浙東飛雨過
江來。十分潑灑金尊凸。千杖敲鐙羯鼓催。喚起謫仙泉灑面。倒傾鮫
室瀉瓊瑰。

次韻穆父尙書侍祠郊丘瞻望天光退而相慶引滿醉吟●

千章杞梓蔭雲天。樗散誰收老鄭虔。喜氣到君浮白裏。豐年及我挂
冠前。令嚴鐘鼓三更月。野宿貔貅萬竈煙。太息何人知帝力。歸來金
帛看頰肩。

黃庭堅夏日夢伯兄寄江南 ○

故園相見略雍容。睡起南窗日射紅。詩酒一年談笑隔。江山千里夢魂通。河天月暈魚分子。樹葉風微鹿養茸。幾度白沙青影裏。審聽嘶馬自搘筇。

元明題哥羅驛竹枝詞 ○

尺五攀天天慘顏。鹽煙溪瘴鎖諸蠻。平生夢亦未嘗處。聞有鴉飛不到山。風黑馬跪驢瘦嶺日黃。人度鬼門關。黔南去此無多遠。想在夕陽猿嘯間。

題落星寺 ○

落星開士深結屋。龍閣老翁來賦詩。小雨藏山客坐久。長江接天帆到遲。宴寢清香與世隔。畫圖妙絕無人知。蜂房各自開戶牖。處處煮茶藤一枝。

陸游書憤◎

早歲那知世事艱。中原北望氣如山。樓船夜雪瓜洲渡。鐵馬秋風散關塞。上長城。空自許。鏡中衰鬢已先斑。出師一表真名世。千載誰堪伯仲間。

元好問岐陽三首●

突騎連營鳥不飛。北風浩浩發陰機。三秦形勝無今古。里傳聞果是非。偃蹇鯨鯢人海涸。分明蛇犬鐵山圍。窮途老阮無奇策。空望岐陽淚滿衣。

百二關河草不橫。十年戎馬暗秦京。岐陽西望無來信。隴水東流聞哭聲。野蔓有情縈戰骨。殘陽何意照空城。從誰細向蒼蒼問。爭遣蚩尤作五兵。

耿耿九虎護秦關。懦楚孱齊机上看。禹貢土田推陸海。漢家封徼盡

天。山。北。風。獵。獵。悲。笳。發。渭。水。蕭。蕭。戰。骨。寒。三。十。六。峯。長。劍。在。倚。天。仙。
掌。惜。空。閒。

清王士禎秋柳四首 ○

秋。來。何。處。最。消。魂。殘。照。西。風。白。下。門。他。日。差。池。春。燕。影。只。今。憔悴。晚。
煙。痕。愁。生。陌。上。黃。鸝。曲。夢。遠。江。南。烏。夜。邨。莫。唱。臨。風。三。弄。笛。玉。關。哀。
怨。總。難。論。

娟。娟。涼。露。欲。爲。霜。萬。縷。千。條。拂。玉。塘。浦。裏。青。荷。中。婦。鏡。江。干。黃。竹。女。
兒。箱。空。憐。板。渚。隋。堤。水。不。見。瑯。琊。大。道。王。若。過。洛。陽。風。景。地。含。情。重。
問。永。豐。坊。

東。風。作。絮。糝。春。衣。太。息。蕭。條。景。物。非。扶。荔。宮。中。花。事。盡。靈。和。殿。裏。昔。
人。稀。相。逢。南。雁。皆。愁。侶。好。語。西。烏。莫。夜。飛。往。日。風。流。問。枚。叔。梁。園。回。
首。素。心。違。

桃根桃葉。鎮相憐。眺盡平蕪。欲化煙秋色。向人猶旖旎。春閨曾與致。
纏綿新愁。帝子悲今日。舊事公孫憶。往年記否。青門珠絡。鼓松枝相
映夕陽邊。

別錄一之上終

國文課本

讀本第二冊

別錄一之上

今體詩

二十

國文課本

讀本第二冊

別錄

下之一

詞

都二十首

唐李白菩薩蠻

平林漠漠煙如織。寒山一帶傷心碧。暝色入高樓。有人樓上愁。玉階空貯立。宿鳥歸飛急。何處是歸程。長亭更短亭。

憶秦娥

簫聲咽。秦娥夢斷秦樓月。秦樓月。年年柳色。灞陵傷別。樂游原上
清秋節。咸陽古道音塵絕。音塵絕。西風殘照。漢家陵闕。

張志和漁歌子

西塞山前白鷺飛。桃花流水鱖魚肥。青莢笠。綠簑衣。斜風細雨不須歸。

南唐中主浣溪沙

一曲新詞酒一杯。去年天氣舊亭臺。夕陽西下幾時回。無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識燕歸來。小園香徑獨徘徊。

南唐後主浪淘沙

簾外雨潺潺。春意闌珊。羅衾不耐五更寒。夢裏不知身是客。一晌貪歡。獨自莫憑欄。無限江山別時容易見時難。流水落花春去也。天上人間。

虞美人

春花秋月何時了。往事知多少。小樓昨夜又東風。故國不堪回首月明中。雕欄玉砌應猶在。只是朱顏改。問君還有幾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東流。

宋范仲淹漁家傲

塞下秋來風景異。衡陽雁去無留意。四面邊聲連角起。千障裏長煙落日。孤城閉。濁酒一杯家萬里。燕然未勒歸無計。羌管悠悠霜滿地。人不寐。將軍白髮征夫淚。

王安石桂枝香

登臨縱目正故國晚秋。天氣初肅。千里澄江似練。翠峰如簇。征帆去棹殘陽裏。背西風酒旗斜矗。鱗舟雲淡。星河鷺起。畫圖難足。念往昔豪華競逐。歎門外樓頭。悲恨相續。千古憑高對此。漫嗟榮辱。六朝舊事隨流水。但寒煙衰草凝綠。至今商女。時時猶唱後庭遺曲。

柳永八聲甘州

對蕭蕭暮雨灑江天。一番洗清秋。漸霜風淒緊。關河冷落。殘照當樓。是處紅衰綠減。苒苒物華休。惟有長江水。無語東流。不忍登高臨遠。望故鄉渺邈。歸思難收。歎年來蹤跡。何事苦淹留。想佳人妝樓長

望。誤。幾。回。天。際。識。歸。舟。爭。知。我。倚。欄。干。處。正。恁。凝。愁。

蘇軾念奴嬌

赤壁懷古

大。江。東。去。浪。淘。盡。千。古。風。流。人。物。故。壘。西。邊。人。道。是。三。國。周。郎。赤。壁。
亂。石。穿。空。驚。濤。拍。岸。捲。起。千。堆。雪。江。山。如。畫。一。時。多。少。豪。傑。遙。想
公。瑾。當。年。小。喬。初。嫁。了。雄。姿。英。發。羽。扇。綸。巾。談。笑。間。檣。櫓。灰。飛。煙。滅。
故。國。神。遊。多。情。應。笑。我。早。生。華。髮。人。生。如。夢。一。尊。還。酹。江。月。

秦觀踏莎行

郴州旅舍

霧。失。樓。臺。月。迷。津。渡。桃。源。望。斷。無。尋。處。可。堪。孤。館。閉。春。寒。杜。鵑。聲。裏。
斜。陽。暮。驛。寄。梅。花。魚。傳。尺。素。砌。成。此。恨。無。重。數。郴。江。幸。自。遶。郴。山。
爲。誰。流。下。瀟。湘。去。

賀鑄青玉案

凌。波。不。過。橫。塘。路。但。目。送。芳。塵。去。錦。瑟。年。華。誰。與。度。月。臺。花。樹。瑣。窗。

朱戶。唯有春知處。碧雲冉冉蘅皋暮。綵筆新題斷腸句。試問閒愁都幾許。一川煙草滿城風絮。梅子黃時雨。

辛棄疾摸魚兒

淳熙己亥自湖北漕移湖南同官王正之置酒小山亭賦

更能消幾番風雨。恁恁春又歸去。惜春長怕花開早。何況落紅無數。春且住。見說道天涯芳草無歸路。怨春不語。算只有殷勤畫簷蛛網。盡日惹飛絮。長門事。準擬佳期又誤。蛾眉曾有人妒。千金縱買相如賦。脈脈此情誰訴。君莫舞。君不見玉環飛燕皆塵土。閒愁最苦。休去倚危欄。斜陽正在煙柳斷腸處。

賀新郎

別茂嘉十二弟

綠樹聽啼歇。更那堪杜鵑聲住。鷓鴣聲切。啼到春歸無啼處。苦恨芳菲都歇。算未抵人閒離別。馬上琵琶關塞黑。更長門翠輦辭金闕。看燕燕送歸妾。將軍百戰身名裂。向河梁回頭萬里。故人長絕。易水

蕭蕭西風冷滿座衣冠似雪正壯士悲歌未徹啼鳥還知如許恨料不啼清淚長啼血誰伴我醉明月

永遇樂

京口北固亭懷古

千古江山英雄無覓孫仲謀處舞榭歌臺風流總被雨打風吹去斜陽草樹尋常巷陌人道寄奴曾住想當年金戈鐵馬氣吞萬里如虎元嘉草草封狼居胥意贏得倉皇北顧四十三年望中猶記燈火揚州路可堪回首佛狸祠下一片神鴉社鼓憑誰問廉頗老矣尙能飯否

姜夔揚州慢

淳熙丙申至日過揚州

淮左名都竹西佳處解鞍少駐初程過春風十里盡薺麥青青自胡馬窺江去後廢池喬木猶厭言兵漸黃昏清角吹寒都在空城杜郎俊賞算如今重到須驚縱豆蔻詞工青樓夢好難賦深情二十四

橋仍在波心。蕩冷月無聲。念橋邊紅藥，年年知爲誰生。

暗香

石湖咏梅

舊時月色算幾番照我梅邊吹笛喚起玉人不管清寒多少
而今漸老都忘却春風詞筆但怪得竹外疏花香冷入瑤席
江國正寂寂歎寄與路遙夜雪初積翠尊易泣紅萼無言耿相憶長記曾
攜手處千樹壓西湖寒碧又片片吹盡也幾時見得

疏影

又

苔枝綴玉有翠禽小小枝上同宿客裏相逢籬角黃昏無言自倚修
竹。昭君不慣胡沙遠但暗憶江南江北想佩環月夜歸來化作此花
幽獨猶記深宮舊事那人正睡裏飛近蛾綠莫似春風不管盈盈
早與安排金屋還教一片隨波去又卻怨玉龍哀曲等恁時重覓幽
香已入小窗橫幅

齊天樂

蟋蟀

庾郎先自吟愁賦。淒淒更聞私語。露濕銅鋪。苔侵石井。都是曾聽伊處。哀音似訴。正思婦無眠。起尋機杼。曲曲屏山。夜涼獨自甚情緒。西窗又吹暗雨。爲誰頻斷續。相和砧杵。候館吟秋。離宮弔月。別有傷心無數。幽詩漫與。笑籬落呼燈。世間兒女。寫入琴絲。一聲聲更苦。

李清照聲聲慢

尋尋覓覓。冷冷清清。悽悽慘慘戚戚。乍暖還寒時候。最難將息。三杯兩盞淡酒。怎敵他。晚來風急。雁過也。正傷心。卻是舊時相識。滿地黃花堆積。憔悴損。而今有誰堪摘。守著窗兒。獨自怎生得黑。梧桐更兼細雨。到黃昏。點點滴滴。這次第。怎一個愁字了得。

別錄一之下終